挹翠軒集

全

挹翠軒遺稿序

太上立德德之傳待乎言文章者言之粹也故立德以傳流者又由是儁道焉甚不可偏廢也如是夫吾友仲說氏盡之矣其學正其守確事親孝與人交以信位於朝直而盡言率以是過

福矣雖未及見古之深識遠德者
所以存養性情之益然以論如此
自能成章不假雕飾語而之遠
一編而三歎前遺言後嗣矣豈可
不加勉乎而前言信哉嗚
呼吾之過福也家又艱後書簡
久隨略無遺者而平生辱以余

可與言穀酬唱和濮余得之輒
欲裨端坐以讀如之若神明寶
之矣金玉什襲而藏之誰謹
雖在齋宿亂深簡忘不敢失墜
況之一死其文益可貴重及余之
恩還有思其人不可見則益而
悲之痛哭嗚呼不自禁思之至也

源如是徒而勤已真人已矣真矣
又已矣吾誰存者僅千百之一
二焉耳以言諸源源痛哭嗚呼
說文自解曰嵩山之長玉往林
之字根異眼者皆當之不必說
嵩高體而源寫真貴也於是編次
真列文末藏於落花詩意格同者

合爲一帙名曰揔要軒遺稿
詩凡若干篇文凡若干篇嗚呼
仲說之抱不克施于時而存者
特其文章緒餘而又不過一二
非謂是已以盡仲說之衰也然
後之人知仲說者亦可思是而
求其真而得於已焉正名謂可與

重着通也友人德水李公將攝之謹序

重刊稻畦軒遺稿序

稻畦軒先生以直道元慈山朝甲子時年二十二真晴事當忍言孰高忍言孰先生遭條禍而著書失容齋李相國殺拾十二行于世云遠矣集亦成矣余嘗欲讀而嗟乎天地間安可無

翹翠軒集載少時嘗聞崔尚書
權名御西公推揚秦文李東國
等一派見良然甚清氣格於逸
可身黃太史鷹行文公雅健典
逼西漢其巨室申氏行狀罷語未
昌黎濮作何以加哉噫二天下
奇士也甫年如此又以直道死天

地間安可無抱器軒集哉於是
與禮曹判書吳公竣吏曹參判趙
公錫鼎大提學蔡公裕後冢宰朴
公長遠和議抵書于湖南伯沈公
澤請壹刻沈公曰諾即鋟諸梓
抱膝軒集自今大行於世甚幸矣
夫文集之傳必刻之必藉人力苟

善善善力雖有志不成功也是集之
行倘難自專當事五人畢竟刻之
者沈公力也沈公名可謂愛文當善
義者矣侯既畢沈公請序辭不
獲余溫誠鄭重所以遍告三
序

重刊梧翠軒遺稿序

前輩梅翠軒文章為東國第一真確論也余品酷好而絶憂之恒置可几間輒盥手以讀妄謂公之詩出於天機不假人工而遇境抒情曲寫人品不能言較之中峯倦齋如簡齋放翁猶看石篷君公

者況吾東亭之名爲然噫壽考
善謚樂靜諡公重刊公遺芬千
南之完山以壽其傳而今其板
缺點昧多有不堪者余爲之喟
然曰公之詩矣僅存千百之一於
歟之餘寥寥金玉焜耀後人而
猶且遠重刊其板況其淮續

而鋟之以為不朽圖耶統制使鄭
君弘佐過辭於余以是懽之屬
之鄭君曰諾遂就公遺集中言律
絶句及峽記之錯襍者各以類編
且擬酬句之散落者附于卷末使
視院之善寫者寫之梢夫眞宮藻
印圖以貽之俾入剞劂而亦不可無

一語以相其役也正蘇氏援序之
文正意通嘉之而願也覓者當有以
知之歲在己丑孟秋王流昌序
得一題

四言

呈止亭

我有天聲遺驪龍睛以睛相投世必按劍誰數
受之止亭是歸居士不實物無累鑑居士用筆
如見義絲居士為詩不數曹孟晴窓寂寂白日
悠悠幸與如狂中酒如病既拂我硯亦試我墨
濡我毛君揮我溪楮盤礴不動昭然相得雲行
雨施志逸氣紓筆一笑歲寒可保牙琴秋蓉
妙音敢比我聞止亭中有何好時養其餘以起

范譯自註歸
去聲

三古

韓退之詩曰未觀衆丘小必上泰山舉分
韻為詩送李膺之朝燕之行

三人本無求造與雲俱出高才遇大敵萬事可
取必遐情思九州刺刺蓋一室稽首辭冕旒前
驅啓雲日

煌煌象魏觀縹紗雲漢正文物百年奠玉緘萬
國王朝建集鸞鵷佩裨謀揖讓見子送驚歎吾
邦重隆仰

文章忠簡衆務靡去其參右道日暨露筠口極
譚識上國植文棟嶺圃開鳳噦君歸應折衷為
世儒昏瘖
不見鮫員山可笑鯊為虐力須千鈞弩與世作
棟梁已化霧豹彪且學漢鵬遠舊功政循環新
見極宜搜
操土積歙釜勺水成渕林旦浚與業峯本小累
徽小賤天力不任學問慚寡識未採滄海深馬
識慕華表
送安善之以贊正官朝燕

十月疾風雪西路秘遠施善之將適燕攝我顏
不怡我問胡為愁欲語還長嗟高堂年喜懼二
毛顓以垂尊公受圖寄逍遙三載期我又客異
鄉奈此傷母慈更念失乳兒膝下嬌相嬉亦復
挽衣裾悲啼不忍離王事有大義顧敢言其私
黽勉就行役我懷人得知我聞亦多感默坐以
深思人生在世間出處難自為父生尚君使理
不容辭豈忠孝豈二事所遇皆可移養親貴養
志口腹斯為卑善之尊青雲萬石誰等夷大科
固其常抑亦天所資鑾坡謹拜頌謹論語敬焉大壑

如聞鳳鳴岐識者迭賀容知君父母心亦謂吾有兒男兒四方志勿貧小壯時上國文明地禮樂俱在兹士生願一見無路空超趄君今應朝選動為時所推丈夫義徇國家累要攜稚妻心乃為孝別離邦更離況有賢弟兄足視甘旨宜奮袂決行止去矣莫留遲采采黃金花送君金石固盡誦吾詩聊以當臧規

用擇之前寄詩韻以記昨日之事且志華

盖示擇之亦和教今在閒最宜廣交落無

一事相關唯有詩史可誤可能數引吾輩

以詩詠心懷爾

君家張翟羅新醞熟春麥招携李澤之脫我塵事從出城欲何為善之有遠適遠適指幽燕路以千里隔我輩亦嘗試往來飽艱阨故欲酌一杯慰渠不爰啓緣崖坐分鼎近崗壁寒碧喘如逃俗士恐被傍人詢還將襆被混寺玄郭更白善之久未過微溫生座石一笑驚飛鳧秋雲日迫昏夕舉酒輒辛挽醉語動豪劇忽忽遽言別嘗爾如雷隕歸來迷蹤跡三人齊復發都門晚騎闐車馬交轍跡分以谷異適步步回相送默思

宇宙間忽忽皆寓客以年嘉交游中歲轉深辭
自得數君子充然實共聲相逢復何事倡仲而
和伯此味漸充佳更念年數寮寀盟在不渝視
彼庭前柏

奉和止亭先生

烹鮮在勿擾泥水待安靜治寄要一快茲術誰
久永人皆曰予知胡爲自投罪漢法敢載清塵
刑宥其眚有抱向誰陳誠默但自靖故人詩書
學亦以寬濟猛一行作吏事文字強修整進退
隨天寸蹈階志未逞常懷民無喜幸中夜眠曼聲

耿耿且如何有事未當柄要令數年運得容手
足并萬事豈易了自保斯為幸況復二三士趣
造頗同境相逢足解煩議論俱秀穎會合我逢
緩時節只俄頃如今便可耳莫待黃鸝請晝日
縱未卜燈燭尚可秉遥知簿案間此語當笑領
更念南山舊懷人時引頸

次韻題明朝鄉貢進士張逸庵宗魯和韻

安善之詩後邀士筆擇之同賦宗魯名齋

古人貴尚友此道久已廢妾靡日趣下天何為
憒憒兒此海一隅泯默抱心肺欲求天下士藏

月屢遷代往年感燕劇長者側餘教京師首善
地其人靡不在樹下風塵中誰肯頋吾董還家
只喜壯腸肚若結類今年安善之禹界窺外內
是公我心親石交頗相耐歸来造其廬議論劇
往所自言得益友張君有古態班行偶相揖一
笑接纓玳目擊道固存逸氣謝塵碎論心久愈
信瑞世鷺貝代詩酒輒来往盃盤供鮭菜尊罍
見新功報勞省年刈邂逅四海交照膽兩無尋
送行五字句古人端與配金玉以為相可喜亦
堪愛焚香靜時讀如覿安庵對高名安可忘三

舍我當退吾聞有道士自然秀群機光華雖欲
晦粹益見眞黛一見令人驚為茲事曠前載沫芳
勤三熏採蘭紉為佩立身皎如此百年寧充悔
和擇之
見事常恨晚取友常患早我生二十四紉大非
素抱常恐辜負寖頃逝者及耆老平生知心人散
落塵埃道近日已甚驚門巷了如掃今古謾悠悠
悠得喪何草草山林着賢俊錦繡被輿皂可憐
強毅魂幾作澤畔搞變化乃糾纆我欲問穹昊
天地不能久人壽那更保奈毗一日炎驟雨與

行藤正士安可輕短褐秀奇寶千秋當不朽金
紫本非好詩來極悲慨使我得心悩黄鵠如助
歎三嘆過蕎麥

金藏窩途中用擇之韻

風塵十年約此事未可輕投簪纔入山便覺襟
懷清日落滄海遠雲歸松徹平得句掃茗忘名欲
鏡吾黄名山靈儻有識頻驚今日行荒村傍林
薄野花猶樹明黄鳥忽飛過未及更嚶嚶

靈通寺記興

二喜國西維五冠與之陪山前得淨土洞壑白

漂回伊昔金盛時棹兒宮金碧開結構景勝麗烟
雨隱樓臺輪蹄逐奔波時見鑾輿來至今馳道
基傾側空山隈萬事迭成陳百年足悲哀齋葵
半摧落壯觀已塵埃唯有朽老村白日吼風雷
斷碑字欲漫剝落愁苔高人不可問古柏應手栽王橋復何處翁醬空草萊居僧語悅惚舊跡信難該清溪堪濯纓湍瀑晴喧豗巖崖自成
回往往若尊罍平秋漫郎魂儻亦此徘徊何能
親長流與化浦荷酣酬君三百壽一洗腦崖嵬

知足庵

高人開寶地半空得山數方西南當極目天海欲無際滄溟氣象渾洞仙日多陰壹遠既不可窮近亦迷浦溆羣山如螺仇往往辨墨點晉清涼與普賢實一九若擁衲奇後千丈群輕風動薜荔其下清泠涼鮫鮹迹應滯千余銀杏樹道傍出根株大村六本蘧落百計可蔭驛我來自靈通山中一奉杜登臨聊盪胸與逸故難制摩挲風雨歷三古入留妙得目足償清境兄真堪名萬世可憐千金寶公蓋二兵久豪歌拂拭讀一快往事入疑睇江山但如此今古幾興替老僧當識我超曾謁聖現

登普陀峯用擇之韻

天高維普陀獨立欲無對萬古出鴻濛天地亦一漚數日在山腰仰視但眉黛今朝入足底水雲生五內西南皆大海霧靄自千態變化有蹊隧鷹鳶盪漾垂天翮坤維本積厚造物豈見貸人生無完膚屢處遭破碎細大只戲劇何異小兒輩

登山當不言今古謾遷代奇遊天與幸偶一不可再平生萬里心一滴無滯礙孟尊付淋漓文字更藻繢

辛亥自可與移舟

急灘舟若疾回灣舟若遲舟行意不厭徐疾兩俱奇白沙沿浦直醜石臨岸欹盍處安安帖北功謝高師西社有雲山曉望總半眉今見真面目亂影千丈垂日華漾波鱗着地如文龜芙蓉龜迎樟長年可能期平生喜臨水倚身青青蒲將僮戒戒厥舟遲遲若敢為疑思我撫心在箱言監南思自註龍也樟則生江村語也

舟過秣浦風雨暴至惡神過焉龍治舟波濤忽變化雲霧相陵遂乃知風雨來氣像能在奇風勢力西北歌兩脚東南款天公號令三農願

倒伯與師鴻庚亦數舞蛟鱷雷神雨童不萬句
滿但見舟尾垂利波商長年誰復鑿靈龜餓頭
得一決已是懷心期前灣如鏡靜繫纜見蒼蒲
便作魚鱉俗海鷗更不疑憂樂李然猶九疑以
深思

癸丑秋舟

山寒雨餘態江湧風前浪遠樹自短短衡陽遠
兩兩兩地接楊根郡舟報月漢上雲陰欲解騷東
馳日九疑

大灘古神惡未到已驚湍頭刻如不成性命輕

一葉若衆祠疑有神紙錢風飛猶如人蕩蕩搖搖
者祈利涉

雨止風勢猶怒不可解纜泊豆頭

風吹土囊口浪高青山此無奈鮫鼉何似鷗
社能尋行矣故道兩岸多觸礁遭遇莫救前往
康壽文東梢搖搖上江舡疾若開千矢已亭順風
勢我愁渠獨喜不使兩俱得天意本如此落日
迫海門下纜近漁市篙師設鷄濤鮮膾盃相倚
昏眠未曾見我覺魂倘孤坐元禄本形製禱雲
神理詩於推波頭踴躍山長鯉魚飛不能高卸

尋橋爲啟閉閒隊篷底清影落枕几乃知月輪高開戶更瞪視江空渺萬頃天廓失纖滓舟人競報我怒勢差欲止明朝可解纜一下千百里

甲寅解纜

五更風始休黎明舟復行山與帆先後天無波曉明小市魚氣腥孤村雨吠獰昨愁鯨濤怒今喜雲日晴直過馬灘益俯鑑明河清亮浦無百夫廣津一葦橫庚申白雲堂揖我若相迎數朝厭浮迹魂夢頗屢驚誰知生死業本是一大瀛

霖雨十日門無來客悄悄有感於懷取舊

雨來今雨不來為韻投擲之乞和示

杜子老鵝旅糊口浦宇宙平生飢寒迫未見薄

蓼菔窮秋長安城霖雨愁蓽漏公侯門雜沓車

馬所輻輳故人尚不來信覺吾居正踽踽于魏

子是我十年舊不憚窮巷泥濘載酒或相就庶可

解幽憂餘子安足話

德公謝劉表糟粕去不顧以安遺子孫貽蔑有

餘裕子雲空自苦坐草太玄數著傳未肯附羲

新胡為賦不遇則龍蛇或被泥塗汙焉能如鴻

鵠高飛無敢慕事固有不然聖賢非一趣出處

要自重萬古滄如雨

丈夫一發憤金石亦可摧當時魯連子東海亦
如盃人生會一死臨死或低回此心苟能摧餘
風庶靡頹吾徒有餘愧非命豈不哀江流深莫
測四山聲崔嵬欲招平生魂千秋倘歸來是年三月
鄭淳夫自
瀛江而歸

燈火秋孤枕風雨驚遠林坐想觀音當半夜摧
被吟平生對床約細故日侵尋行藏可自保寧
當永如今

故人何落托坐受世朝侮一去非偶爾青紫何

足取交游有斯人愈欲謝塵土自蓮昔曾約勝
遊差可數秋風不相放社酒猶及酣蓬田自未
果懶氣誰當鼓長懷萬里客夢寵三更雨欲寄
五字句安得南飛羽時洪直卿解官
退居錦南農舍
嗜好與人異衆棄我獨收窗畫如窗詩輒欲忘
春秋翠軒無一物四壁可神游笑庵湘江婆老氣
之和柔水霜摧折餘復見戴戴抽貶荷出蓮房
蕭蕭亦應礙林生思景苦中有利足鷗可度乃
前輩筆力益寬搜自雲浩如海青山淡欲浮晨
光上危檻了了辨林丘孤舟斷崖下更著此翁不

早歲欲止酒中年喜把盃此物有何好端為解
煩崔嵬山妻朝報我小雍尾潑新醅獨酌不盡興且
待吾友來

七月既望與士華擇之泛舟秦頭下古語
讀谷賦

平生湖海興浩浩誰能禦此日逝莫留未用雨
相阻主華已宿諾擇之乃吾與歸來市屢同漁
樵混江渚是時雨新漲忽若沒群嶼幸維傍岩
崖施萬多鹽鹵老翁荷鎡錡撥刺驚鮫鱮細鱠
脩盃酒夕飧助烹煮簡師巧生意搖艇向前去

武衡千頃碧已泊白沙階落日水色與長風帆
可舉願天解雲霧列星如散炬必馬出皎月明
可鑑毛緒和飛順流光一杯無遠拒登臨奏頭
峯洗盡塵勞村酒旗酬勇訣宮吹解神慶樊白鳥
忽飛過似欲戲吾詩

前年六月九日夜擇之與僚同直玉堂
有聯句數篇今年七月同遊蚤頭還以聯
句義為寄兼良甫還和其韻

玉堂昔同官狂言屢驚世明評聊任彼寸自
知意心如虛舟泛身似一毛細按去安足惜拳

擾非所遠未起秋風思長懷歲寒與詩酒頗追隨湖山得休憩時事漁釣隈誰識天香袂當時行樂處落月度清砌共被發新興會心無外係淋漓文字飲慷慨風騷遇乘能幾許日月如傳逓遺句未可披百年當更繼悅然真一笑寄語千歲我宜付餘笑亦復不能逋吾徒有聚散世道自隆替古今盡態態此事由天制吟成感舊篇懷望浮雲逝

藏魚寺橋上中秋賦用用韓之韻

飲飲九甫光滴滴千里遠圓者有時缺逝者不

客迂誰遣水與月今宵娟且妍天公真不俗為
余似繾綣風生夜夜鳴大發魚鴈適雍被商石
缸開尊發渾池歸傳大書通酒名曰渾池酒我生愛清境輒
似飢得飯從君千金遊一事不見嫌君詩如源
泉活活自有本孟行催酒句不及借雍祝醉語
邦更刪改以寫深懇

十月之望與澤之復遊春頭下古雪韻各
賦

輕陰依晚雨斷霽放晴雪霜二楊柳陰淡二息
波勢舟人如待我短篷在蘆葦催回遊曾幾何未

覺日月逝當時揮帆處徘徊覩但決皆故人來昔
遷落景不可掣約寬不累幸免秖相近欲有
平生契興奇作字大談久傳盃細飄飄下水覩
一醉昏無帶嗟我不記渠局促過半歲今年無
小恨好事靡不濟或陰而或晴勝絕俱一例緬
懷赤壁仙宇宙了睥睨豪氣之所逸二賦自凌
厲醉去更高吟皎月掃豪翰

二十五日風雪甚悶戶獨卧山陰之興
不可禦也而無絃難以自致又未有酒醴
可以自慰聞永禪之遺詩想要亦未如之

何恒恒不樂余家人忽詣酒來日已昏矣恒
燈獨酌瓶空乃已醉中為詩用記一時契
闊之語非君孰堪相示也

欲出既無乘欲飲又無酒雨雪滿南山清風方
蕭瑟好懷未自勝落景在西牖故人寄新句短
章達相知徒歎豈不可曾從遺補後轍書輒向
隅嗚嗚心語口婦見莊顏色問予亦何有屬耳
喪赤脚忽已致一斗籠燈照文室再拜為義書
雨窗寒夜玉生理劇可否稍慰我思君子
多酒村酤來未佳一醉邦易取錯杓尚安用斛

度談意前者接跡云盡當缸發寒往何能馳新
館邊子平生友高談來循循誠懇如解無但思
昔衣異門若頻鵠狗獨酌往頻事感君意重厚
我欲謝誠郭福君鑪商計矛系登秋場白濁盃
村垂後圃摘嘉蔬前溪收蓼魚筍父老給比隣見
籬羅座右歡笑日為樂寧計鳥兎走願君當及
時顏能親并白髮生亦何須升堂奉旨養君豈我
苟不然敢承子為偶聽此益多感相期到白首
伏枕無寸效苦吟如平常

正月十九日與樺之飲止宿明日為詩戲

贈王亭兼奉容齋

孰謂王子猷風流端不朽但賞主人竹不飲主
人酒對竹飲佳酒吾於爾何有京師塵霧中詰
隘難舉首社山水石勝南家吉士九與素每獨
往常酒亮呼唬無主不加以有主不加厚取醉
輒往出適意斯不負昨過萬里瀨偶逢春雪後
老兵失意可猶幸得吾友溪山自青眼禽魚如
相識詠舉盃聯好詩未覺日已晡松間聞喝道
速忽商奔迫則斯可耳寧更踰垣走相持還剩
笑誉不辨誰某坐見王山摧旁人爭拍手真率

子如此浮生能耐久幸為報主人更置酒一斗
自註無與擇之和萬里瀨呼酒痛飲談笑為樂
不知更有窶主主人為官事所縻輒不諧設以
此詩慰之耳

歌歛萬里瀨劇談古今事扶醉而還夜半
酒醒懷抱耿耿吟成古體詩七首呼燈書
之明日投客齋以答前日七篇之惠用前
韻
和到壺
再為韻

道化無停機一奇還一偶功成付萬物天亦不
自有丈夫小勳業膠漆聊下手卓哉張子房更
與赤松友

世亂托耕稼白頭憂國懷鳥獸猶能擇木自進誠類非管樂亦何人惟求乃吾儕常悲星夜預大業忽中乖

獸有舊窩過客鳥能言見羅網福本自取亦無於汝何彭澤舊宅幸歲月許棄過誰知胸中有諸葛不為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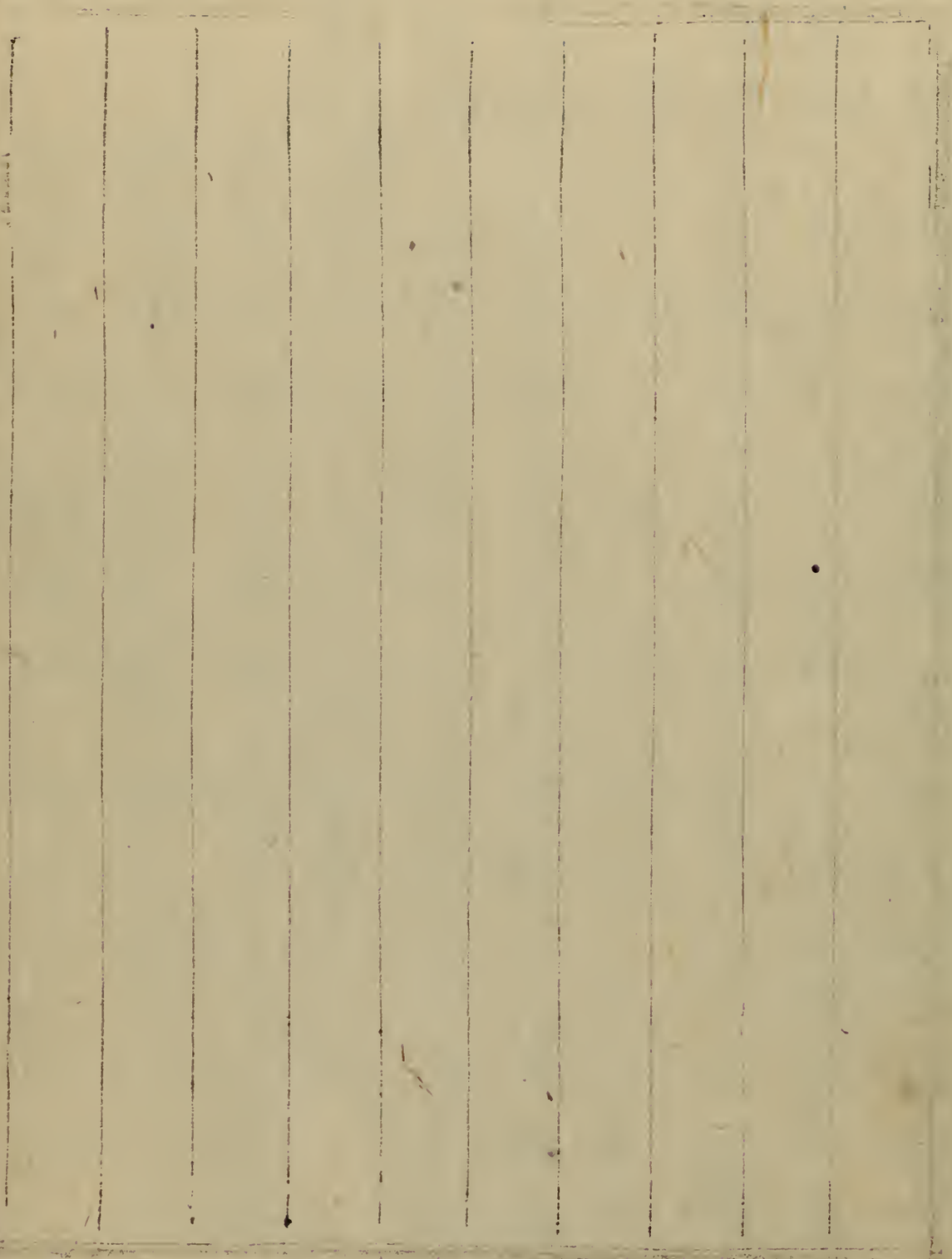
行藏百年事無固亦無必來如浮雲出去若浮雲設用舍故在人本非吾所恤先師道如此而卷與之正

畢而不可污高亦不可傲萬卷讀未盡筆力應

未到千年斯文柄授予以高蹈賤生於古人豈
足供驅掃
材未能柔障智不如掣壺脚底有危機直視而
往趨私今邦更思永雪起髮膚百計苟可辦吾
欲從田夫
酒醒二更月愛失五湖舟矜懷忽不樂松韻亦
颼颼搗燈照四壁古書在床頭讀罷有佳句味可
以遣百憂

二十七日泛興陽浦晚登亭縱飲

朝来忽有興白鷗如道予吾小舟亦輕潮風浪渾



山齋適幽曰高植置網林表看猨徒得禽競相
誇初不數封狐山前有窮雉出沒依林隅蒼鷹
攫身起逸翮與風俱盤回惜不擊狙伏未能趨
一攫足為健令人生壯圖適意斯可已翕戮戒
盡屠巨魁酌無算洗我詩腸枯醉中走馬回豪
氣彌九區男兒始墮地蓬矢與桑弧固將壯防
秋亦當西戍胡何為守窓牖空成淺丈夫

九月生明之夜與誠之飲翠軒忽披容齋
隨筆第三詩有欲發詩興之語感而作詩
曰并和其三詩囑誠之把筆書之時誠之

失解

簡飲夜深燭若吟曉未已平生非二物未知吾所止擇之一百年友久與論茲事奇言真獨爾佳處自能至

坐伴孤燈影卧聽寒雨音更無人相對只有愁來尋平生南畝約還已罷瑶琴入命豈能久易竭如牛溲

誠之少年日自無人與摩得喪不關人三十歎無君大材本謹落兒輩徒紛紜明年大庭策要敵仲舒文

秋来與擇之相見益不數尚能與村巷老於
入為菊花飲泥醉旬日甚可樂也夜中醉
卧頭痛客齋學士感歎之間吟發成韻取
燈書之

戴公不喜酒謂此乃狂藥每與妻誡之爭以酒
妻惑自從去年来稍稍親杯杓今年復太甚不
醉不為樂醉狂初有悔漸亦無視作生涯幸愛
惡萬事空落拓未赴寬閑耕釣將翛邁託淵懿
掃榻空新菊美金罍迎與想登臨晚旅悲搔落
華巢會心人未可錄一酌相逢即痛飲寧更言

未緣連日酣醉如泥就謂吾叔當有書至而思之中
論文失脚不自覺耳近暑衰時勢重熱望言之堂二
及遠來洗塵爲詞

七古

頃擇之忽自無量士華又忽當揩寒窗一
朝遠來二賢爲華難翰聊述長句致謝意
於二君而又從士華求臨他還書不已贅
乎

我持不貪以爲寶今無一物用心腸金珠在前
視如泥視猶不見況更鄭松煤楮墨有何好乃

余今吾手未釋此心有欲書不盡於此戀戀無
奈癡人生愚達孰無累亂眼障蔽本懸隔百年
知己李擇之嗜好相同為莫逆經行易水過曲
無遺我一縷玄圃肇神塵開視昔不啻猶想之
挂壁手跡故人復知余所愛當紙墨翻來意百
云從選書除詔餘淨被几安雪勝有此物雖為
俗眼輕古今好者非俗客二公用意謝甚動顧
重其人亦何益雨來搖落慈南山翠軒日日孟
書密叙寞雖非常玄手推敲頻熟安排詩能
三人箇一毫免寫我平生方寸赤

次韻呈王華詞伯兼示李擇之

君才在吾亦無偶往賦人誦王粲生能當貴死恨沒難有萬鍾吾不換歲晚被劾無一詩補蓋屢約約豈容悵知心獨許容齋翁詞筆得意處或竟爾容齋自是天上人俗士塵鞅羽何伴之事高人與生俱勁氣猶能金石貫銅鍍萬魚系不安鑿造物又為子所忌我識二豪亦天幸論道如今百歲半相知貴在意氣合縱時不遠應怒嘯尚恨簪紳各經拘涉世若洋迷畔岸昨日偶逢南山下抽出新詩共篤敬歸卧翠岩更一吟哨

次士華韻題海峽小影并敘遊加耶山錄後

歐然為海峽時為山山自有秀水結緣舊閩方文三集外元氣到此應作閩試登加耶頂上望峯巒海雲自遶神仙可尋有靈跡欲將足蹈遍松杉歸來袖裏藏山遶世事豈不驚俗閩徑和南華借綺語南子實非塵世顏詩成亦一加耶山華底結結子結歡喜君知否詩書欲狂久廢琴軒閒我本平生能懶散十載為官官亦漫三郎高靈置田舍亦在加耶五圖班縣去耶山

路無百年年欲往計未完覽君遊錄詩句興
寫神馬馳煙霧從來異境見雨深閉書計漁舟經
淺灣歲晚歸山分我未去儻乘一便南出關當尋
君訪經行處足先飛勝趙雲端憑虛長嘯豈奇
氣春香衆山登豆看嗟我好事豈終遠新使灰
木形神頓題詩謝君貺未工悵望東社天上壇

寄上尊友趙察濟宿明日得詩一篇奉簡

二君求和教

吏部郎官各稱劇簿領牢挽如山堆玉堂近日
得公事累被宣劾來相推人生名宦落朝廷醫

蕭不識天網恢豈有一事能自由偶值蹉厚憂
禍災交薄爲指且幾入日日車轍迷塵埃十日
何能一見面思天真成千里遠非來侭泳吉永
閉塞對南山慇寂寡故人折簡倘見招云與止
事久相要徑趨一笑忘主賓邂逅爲坐同清宵
相持調謔去禮教短髮不冠紛飄蕭邦教一語
爰塵俗往往高談興到詩賦來鍾鼓催朝衙門
外空聞輿馬馳裋食熟藜更高枕此事顧非人
間有百年離合自難料一會忽忽誰復追題詩
寄論向宿聯爲報今時歸迹之

同擇之遊士華壯園 白徹也

主人有鑒識吾家之重熏爐主人有澗谷吾家之蒼溜主人官貴勢重炷門前車馬多伺候三年一日不窺園儻有山靈應受詬容來非異人曾異主人舊過門不入亦不忍訟溪迴棹計亦謬若聞得少謝意景物真避迎滿藏露歛為我開鶴笑猿啼不驚遂主人有金玉什襲豈輕授絨縢同鑰寄夜半未信溪山秘自書塵文日向晚白雲生遠岫無心我不如有跡誠自疚是日君與士華舍後同上岸不之憶也君名其岩曰人隱頌曰萬里名山溫岩未為主人所知而

以為天隔而咫尺在萬里之遠
故云耳題此詩于北而還

東江書示懌之

千里為君鴻黍約終宵更聽風雨聲江山百年
偶入手得失何物能關情聚散悠悠雲去來生
死忽忽塵滅明逈然會意聊一笑此身不譬金
石貞寧將此身供役役駟馬高蓋取勳名何異
木生願為材不悟終為禍所嬰我觀梧桐材最
良山陽日日斤斧爭朱絃金柱已不可有時新
為薪樵夫中鳴古來枯甲干龍衰藏未及曳尾塗
中生與君相從總角甫時東里西隣荷衣行不知

憂樂長迴迴萬事當前有目盲聾真墜計至今日悅爲人間學曲糜孚休我以福羨我以榮喜哀景昔復景尾地厚猶畏陋天高猶畏傾從前千年事懷身幾陋一坑猶如病後思昔痛悦然如夢心自警禹近者天脫轍頗哀老子脫朝評子亦官閑來壽毋可以棲遲卧業荆昨來谷青眼屋豹今乃成朝登風亂若萬景疲將迎海雲卷日開鏡奩天風滅塵雨歌笙千層蹲蹲山若畫千里波濤帆上征痛飲不復惜若問卧數鷗海鷗相近不知避野若爭席來繞縈從今與子駕扁舟

鷗夷去作滄浪吟我身已脫塵土累臨流向清
濯冠纓

宿觀音嶺

朝登普賢嶺夕峯入大與千古境高林慘天
不見日古木閟世昔成瘦長溪湛湛清徹底白
沙亂石歌復鑒恨我未及重九時不見丹楓紅
照影湍流直下朴生澗落勢懸空極奔騁湍光
濃翠不敢窺魂魄肆易先縮頭山僧戒我莫造
次自古性命在俄頃為君必慰姑姆潭雖曾元無
兩毛裏冷雷運白日天欲裂如在大江浮舟艤

一笑天領意豈不奇十年懷抱今始逞暮投三寺
華嚴蒲照鐘尚憐燈耿耿風雨妻遂來龍象久半
夜無眠但深省

夜宿神勤寺乘月飲甕老僧下自註僧法號信連義號
寬等四
人從

亭亭神勤寺前塔曉來明月抽上頭抱樓望望故相近拱揖如將招我遂退隨野僧忽三四一笑莫逆詳青眸未覺足力先飛鳥似疑市優取風輸長岩平臨可盤腳青楓銀杏高林幽衛視澄潭百尺強蒲蘭然驚陽侯僧言六月霖雨

時湖沒為名塔欲浮只今尚見波濤流杜觀惟
一來與吾謀吾生自靜誰更譁市朝一夢固哂歟
大車駟馬安用非好山秀水真堪老裹招提名勝
留前朝濟雲白日宅德德教翁流落讀陳迹月
斷寒碪何日來語錄猶傳竺立書詩句却記清
心樓十年心賞徜一遂大丈夫便欲志云留何人
為余修崖广寺種桃李萬木補逢我春風復來
過詩琴鐵笛橫輕舟煙霞指點出畫圖盡十里映
江雲錦轉旋源亦合在人境武陵向來非仙丘
世中慮有好事僧儻記我言今日不相忘

箇裏龍錫本不住四海飄飄唯所投衆皆笑說
世二人平生實無區別傳邦知異境得道無
六六或為幻譎老平婁漫風露冥斗柄欹側西
南陬大魚吹浪小魚跳花鳥哀鳴如有愛離愁
雲鶴不要扶請成更作商聲調

甫萬山

昨夜諸月懶箱洛今旦逢甫萬山口西江落景
紅金前東嶺裂雲騎不知鷹鸇覓魚立漁樂人
語舟行急鷗鷺更亡命入烟霧裏我不如君事
日長。

癸丑秋舟

舟下大灘谷一帶灘入月溪稍平地搆齋峽裏
鷗鷺交亂鷗沒魚嬉俱得意石戴村居巧黏蠔舉
蔽半蘆香行蟻已經危峽急力鳥倘逢愁極
清晤

舟次亘彌遇疾風暴雨舟不能進
龍津西赴亘彌灣水鍾北與三角山疾禪汗漫
知入峽崩崖合亟欲成關交飛白鳥千分潔達
起黑雲何太頑驟雨飄風忽顛泊蓉帆下石覺
安閑

寸遠天遥豆蒲下愁殺昨日今日風我今如此
將安歸百文盈稅勞舟童白沙環迴叢石亮峽
裏藤梨纍多青楓天晶雲散雨聲歇客日暈倒千
頃紅葭帆栗浦豈不樂正奈波濤高茫空我行
直欲古人詩邊愁況與胡僧同百年清境忽眼
底始覺詩人苦語工生前憂樂本不較身後萬
事夜夢夢倩經巢盒自斋劉腸兀磔齋華當
庚津渡風雨甚惡力棹泊三田渡晚来渡
清浦安乘月下指子龍宿神鷗亭下曉到
漢江下流

百尺先爭蕃津風一霎相催愛村雨我行無日
不風波今日又如昨日苦巨浪如屋發如山誰
遣長鯨遂呼叟未上分寸落尋尺有似魚躍龍
門級操舟老神黃帽郎獨立沿洄騁手巧亦已
壯士挽強弩氣力欲盡猶稍稍三四渡口聊舒
遙舉眼華山對親故雲霧蓬勃東南陰慮詠頌
洞斗馬路齋心血兩箴天翁寧不為我借一便
末勢蕭亡暫拗怒散漫微瀾處輕練移舟款款
越落日互歌軋軋驚水府蒼茫烟樹稽予魯連
蒋漁村豆毛浦長幸三老且緩棹元益潤浦要

勸波對余一笑言不忤雅有愚民容詎語依依
月色墮巾袂湛湛空明鑑毛髮西邊長星太爛
漫飛過驚烏何倉卒抑鷗下纜欲三更鳴艫更
侵鷁大曉黃鸝惱人忽數聲短短長長楊柳枝
天公向我故多事風雨不惡晴亦可已向湖山
飽絕勝遨首平生饒坎軻

同遊李永元得近律一篇有今日鬢頭欲
當年赤壁遊之句各占韻

滄波擬比酒尊深斷嶺真如斗柄斟着逢回
聊擁衾蕭亡跡雨百年心事百年相就儻如今短

秋夜雨中與客夜話

淡淡雨聲中山雲自飄飄悲歡驅悅趣快雨過江一陣疾篷鐸隨潮千點失撾之放談坐相識士華高吟花滿

世事從來吾不堪強將百慮戛如憑出絲自繞如蠶蟄不如山高水遠過與君扰籍取雄酣下視紛紛結名韁

天下奇觀蚕嶺頭百年勝絕蚕嶺遊渺渺湖波湖上舟蕭二風雨海門秋何處飛來雙白鷗忽復為我回青眸

水氣欲雨雲淪淪江風吹鬢寒慄慄縹緲青山
俱歛衽橫亘赤虹方倚飲被酒聊成曲胠篋
曰忽教千頃翻

昨夜帶月搖雨聲今朝帶雨繫孤艇晚潮悲還
不可當舟高忽在手天孫垂釜逢後事與角長日
暮歸騎未遽止

我酌我酒歡長年後齋後稚惟適以五更鷄天
榮福前落日風雨蓼頭邊一年此樂借詩傳只
恐他時却差然

欲取功名吾寧赤欲對世人吾眼白我本無分

童天危汝自點汝可惜文章有幸識相逆流
山萬里真吾宅

雨如銀箭前散珠樂波如笑盈簷鶴雪滿師無著
不敢驚弱纔故與風相激醉去後樂音春壁落
白遠雲明的皪

試問春頭風雨秋何如赤壁月明舟三人會神
一奇遊未可屑屑相疵尤欲雨東坡謫在不足
就長江添滴露

題春頭錄後

四海文章蘇子瞻字畫不能名流芳無名高

福為雲居禪師詩句皆入案二年事故和見贈
行頭影誰我館村婆野嫗笑相語昔日官人來
夢斷先生一介不持懷高卧只以文辭謝時
偶發山水興寫言非遂亦無著赤壁之下之日
秋月色既望愈清與偶舟一葉白露橫江與
物浮汗漫如馭冷歌和曹公洞簫怨不成聲
客舊與客皆相屬杯籍不知東方旦當時江神
助豪詞遂字偶與人間散至今飄飄尚遺塵表
昔當日更三歎今年幸值閩茂辰勝事吾今同
一貫西湖奇絶奉領頭盡從觀予豈我律吾徒

三人俱一笑從茲君二客來共藥揭從麻浦理孤
棹江水初生方渙渙輕波不動風力微已覺好
景輸清觀興在玉華眉宇間座中無薄頭不足
一斗便稱五百字字字龍蛇不可辨是日玉華
贈盛知音千載知有人天上蘇仙應有秘黃香
故事擊流光西望滄波無界畔篙師立穩報余
言若過蚕頭波更悍漁村繫纜衛商舶作聞軒
轅聲如鑿天公似亦惜明月故遣微雲殺清漢
楊柳注注花蓋縣立燈火點點星羣燦映兩西來
忽一聲大魚驚浪音奔會風是時擁褐促傳觴喜

君素勿怪鳥發難言當共今夜徵今歲方宜我
欲逕舉觴問月安敢仰天語浩浩憑虛生翮翮東方
欲覺永氣漂五如混沌初未判鳴榔又復起霧
云首遠決長亂鳴鳴楊花渡遠終日雨蓬底清
詩當羅鑒歸來子自閉門卧回頭舊遊謝塵
與雄來來天地老歌仙死從藏幾換古來人事
事如此吾徒各已矣半為將與樂論空虛有
與稱酒更相喚

七月廿五風雨甚惡懷之祈簡報云吾家
讓熟可來一酌否僕從鴛赴之喜之亦來

劇飲至夜乃能明日寄此詩

客裏書寂閒風雨雨聲便和糟床注擲卧聞香
不敢酌一觴尚憶平生故詩來招我可憐人與
到未厭泥水路拔簪往和崔羅門又喜興寧會
斯趣天生此物豈無用似是為吾設笑具初遠
我亦頗着癡舉盃未免煩屢許醉後推擠且不
去簡遣往往遭嗔莫怨我本顛狂乃如此君童風
流足分付要須吸盡盃中綠能中雖盡有村詩
近村能續酒尊空更好邀君誦佳句夜靜時聞
隔葉彈四座相驚為迸淚兩鬢雨白蕭二琴自遣主

人愛交客興無歇飲罷殘更忽三鼓歸途青眼衣沾雪明朝遺詩謝厚意猶願過從莫辭屢自註前幾續酒章字乃譯之詩句頁業儒欲萬里願有此句

客齋先生止酒養明對菊不敢舉盃感歎有寄依韻和答

窮子衰眼已三年中間且與憂患併君今又視獨閉門詎可同心又同病視物不省亦未害肯中自有明如鏡更莫見書道之餘座編盡簡甘長屋夫公聊欲戲吾輩此事從來豈關命清晨一盞露珠東籬二外黃花葉相映叫酒連領三兩

龍火年狂氣猶豪横入言茲是衰門具日醉皆
皆亦非正推碎盃尊莫自親善而養之有餘慶
秋花行復乾歲詡未見一枝鮮且龍我生明日
即云老更有一衰能再盛強為從事何便減酒赤
如畏謗詩慶詩詠死生共是百年間感感安能花
憂病徑須相對開大華然後此論乃可意

五絶

萬里瀟

雪深春澗水鳥趣暮山雲清境渾疑畫詩新言更
憶君

鵝飛石童宅草滿惠連池有客來空亭無人和
此詩

昨日余從高庵飲夜深乃還擁之已先待于翠
軒余醉甚不能對詰擁之獨徘徊於黃花青竹
之間留詩壁花枝照鼓乃去明宵余滿醒菊
開得詩復當飲次孤笑自次韻投擁之謝余之慢
今宵聊得醒清月滿空軒何以逢之子肯懷更
細論

菊花滿被月清絶自無那終夜不能寐解添詩
課多

心從聖後飲黔劉北君無今夜知清味還須戒
酒注
七絕
送澤之朝燕
叔度大龍灣舊翰林只今漁牧與相參星霜一訂
眷三變送故迎新已不堪時鄭淳夫謫義州
浮碧樓前簇萬楹統軍亭下翦胡雲玄章詩滿
當牽挽今日風流付與君自註曰君之行與
澤之前以唐機遺我曰得詩一一見寄儻趙衛
甚忙顧安有所得今朝偶成二絕錄奉求教

經行萬里數大裘華疎宕平生雲夢胸還許容齋
況如夢半窓紅日出前峯

葉畫園林掛老槎吾軒從此得山多消無車馬
紛紛過還有詩功日日加

士華前輩翠軒讀屈平賈生傳觀可度之
畫仁叟之詩數日絕無一句來起我雖云
史曹文墨亂其心清晨寂夜顧無與爭是
似太俗也朝奉清話乘雨而還偶得小詩
奉呈但人不先我我輒冒之無亦過爭
此心無處與深論知我濂溪獨有君談罷歸來

洛河渡頭逢故上

灩灩灩長江落日遥飄飄客袖晩風前山如畫遥
麗平地帆作鳥行来遠天

水路還京紀行之作

月灘險似瞿唐峽狼石高並魚灩瀕堆舟人着屋
相持過風勢愁從西北来

龍湖清亦未見底極目漫漫菱鑑寒舟回不進
若相祝落日已無三両竿

永赴猶難若壺口波山高欲投蓬萊百年只是
禪坐輕肯為風濤心少降
急灘更數可與前亂石齊流疾欲顛無主決工
不放棹如神妙手最周旋
約擇之同拍萬里瀾先簡一絕
興發不能深閉户閑騎快馬似舡行去時秉雪
來秉月未覺山陰獨也清
容齋先生身雖繫於簿領神未嘗不逐閒
海之外魚之所發固有自也賤生千年歷
五朝被恩遇所圖寸心庶死久矣豈復有

一興憂中之人恐非我也聊依元韻奉叙鄙懷

我今憂豈到湖海喜自幽閒非俗群白日神遊
化入國歸來清境與相分

憂中詩畫元非幻世外江山思獨依紅蓼無心
能喚我白鷗有約肯相捐

今日竟夕獨酌媚懷之覓酒以饋對之不勝悲感
輒書絶以傚懷想擇之知我此時之情故書以相示

予生懶拘礼須酒今日還無婦可謀偶對一盃
那忍倒莫言此物為忘憂

以為九遺容齋

容齋宗落無長物唯有平生萬卷書獨倚扁舟對黃昏一脫風晴日鳥聲餘

連夜矢良月可恨可恨輕雲不兩清吹滿林可對卧一話君不能來我雖欲進無騎奈何送鞍馬則可進閒白擇之

尊酒謾孤前夜月柴門空送故人書北窓獨臥清風裏黃鳥三聲午寢餘

五律

舟中望神勒寺

清閒神勒寺直指黃驪江灘淺舟近詩誦山色映

連檣飛棹疾歸鳥劍珮半扛奇遊元不約勝
絕福無雙

癸丑秋舟

夜雨鳴窗遠意朝雲出檻新漁舟石壁鑒膠客魚
鱗鱗散有書移志長帷擘掃人夢中過玉院暫
眼失龍津

山人行照角神物寺同載到廣津二下魯
向檜巖臨別求詩書以與之

吳中聊識面非夜偶同舟湖海俱為客賢愚自
一丘謀成政路別期我檜巖秋聚散堪餘笑長

江日自流

投荅齋

千日不見面數詩猶和邂逅然知者寡久矣哉之嘉應雨無燈夜看雲落日時君能頗相憶莫以簡書辭

頃醉萬里瀨初無暫時主人來頗早塵事忽如遺訊雨知泉漲高林見月遲清談差一勝最恨欠君詩

六月十八夜與擇之善之宿興天寺擇之入夜乃起蓋以官事自漢江來也

盤松舍利閣雲月夜清涼偶作三人對誰言萬
事壯解衣維取適把酒欲成狂應被居僧嗤高
談又正量自註是夜禪之吟兩句云萬事
徒寥寥作一醉百年應把更三人
尋仍過古寺待月倚松陰夜氣來相襲清風為
誰禁知音俱在此白衣以如今更盡開懷花掌
教一事侵
歐門夜坐感有客來忽忽忽抑帶漢江雨滿袖南
山風久討佳期誤悠然一笑同斯意遂無杯酒但
恐酒尊空
七月四日夜與善之飲擇之家明朝還以一詩

非過客肯飲重攜叔寶入任真唯一笑共世豈
前回今古功名事風塵老大身醉來騎馬出不
怕屬雪迎

依霍道舊令

在世吾猶笑真如喜水舟浮沉多白眼出處誤
青袍湖海差容我波濤恰受萬來遲得清興半
夜鳥相呼

月照浪不動夜凉風雨然高談元出世住自欲
侵仙孤舟維所止百丈更誰牽欲記今宵興秋
風壬戌年

[illegible]落未覺海門遠帆影輕風過山光[illegible]
[illegible]人家面勢好村[illegible]音騰蒸[illegible]相聞渡
[illegible]
秋風又今日勝[illegible]已半年未用悲無用循宜[illegible]
和無[illegible]老[illegible]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留畫舫月明簫鼓入雲深古今無盡意自適漁
樵與鷗鷺
再見月如畫湘江已秋心知雪更白鏡外有
新流詩句從前說春風歸不改恭喜二白年與欲
登黃鶴樓
再中感懷有作樓中之燕簡善之兼呈秀齋道
故當有新詩之約風雨何相留人生詩用夜
飲韻
重秋燕多雨雷鳴閉門更懷人生死風塵裡詩書歲
月間竹殘餘雪酒冷老灘金身寂寞與同調空

詹謙白巡
謾把支離病似為漁倒人詩尊元有約風雨豈
無回明日未可一百年非我身此懷當須略往
追未遠巡
題乾月鍾後
中秋一尊酒看月共招邀九日數枝菊登高還
宜寥寥事如飛鳥散與復奚年銷獨坐被塵簡慈
來自不聊
雨中有懷撰之
寒雨不宜菊如尊知近人閉門紅蕊落得白白

頭新歡意情親友愁流寂寞春辰何當再見青眼對一
笑見陽春

翠軒夜飲明日擇之惠詩和奉

早喜交情淡今知此味甘月生前夜白人復舊時三子興侵佳句吾衰劇半酣菊花真不負來後更相參

送李希剛以評事赴咸鏡北幕

幕府須名士朝廷共倚重雲生章奏論澤被鞍極壯春鴻絶他鄉客月悲離別更誰憐

夜宿不眠聞雪況吟得之朝欲錄奉為人
事所回不自省記今曉酒醒恍然在懷伸
紙一揮馳奉擇之學士

夜半前宵甚風從五鼓吹摩鵝應廢曉宿鳥未
安枝多在侵窓影稀聞落地時來年占大熟夜
雪不見知

既無馬又無酒有興不乘杜門耳禪之
能成我興耶登頭雖未暮欲一踏漢水邊
無事覺日永不眠愁夜遥通宵殊寂寞勝處處
招邀雪滿天地白江空天宇寥曾遊已疇昔高

萬里瀨

大隱巖前雪着來又一奇偶因清興出不與主
人期獨立鳴禽近長吟下筆遲君家客放曠却
恐駭今時

醉嘗巖閒雲任遶頭上巾時應投懶散境自着
清直湍曲音生石松高影落酒小詩偷勝景君
[illegible]
對月有感寄懷之盡來同一飽乎

[illegible]

自海西從人日城月過上弦明未用盡惟悲意
門寺二更

獨坐盡使君惠速來同此一觴雖無信一
餉可供

豆葉風塵混聊將詩酒爭醉來惟興適二南慶幸
入蜀雪盡山疑碧軒空月獨明幽棟誰說似高
枕聽寒更

寄訪宜卿要述叙懷一律

老無人愛身猶值病爭羊生運得即無書達
書高未見空愁思相逢尚服明論心一盃酒歸

曉望

曉望三星垂海樓高宜攬客人乾坤身外大鼓角坐
來頻遠當看如霧喧翁潤已春宿鳥應自解詩
興謾相目

曉坐

客裡多愁思春宵亦苦長更無燈照壁當有月
歸鄉忽忽如相待漏漏自未央鵾雞高兵厲心義三
年轉悠揚自註懷故鄉感時事日日望明

以雙竹盦詩鈔卷五

我有佳友竺碧卿御史家乱根株陷逆主余語謝
素華意在立心無間千里事尚賸须公更扶謹注
使車之和加

寄山人惠恍惚之山水文也
皆與君同遊天壇

借問襟懷寓子何方為轉蓬憂夢寄知是月飲意幽
淵魂消息回人報心懷抵自通相逢真不易莫道
我與龍

一雨中被酒懷發為詞卿復書三絕之
慈星心更人一雨短燈昏小窗愁懷無處寫酒醒空
君問數過信知已冬言從此罷醉眠若一小窗空

和答歸鴻

與君阻已數白雲已向知音盡無一
無須見取違道我意幸惠僕曾與相見
亦能出口吾計益踈奈何奈何聞白擇之
吾非戀榮官借問尚誰留欲作歌辭寄誰
云謀計應踈漸落天與是悲秉燭夜益高
風已入秋

夜坐

夜坐無一客自念百年事悵然歌且舞
君道迅景難想同余不眠永酒一酌醺然

旦記舊韻輒成短律蓬門投擇之足下

推擣已過若能重陽前不啟薄寒行藏自
拙謀長吟應笑無弦調計自蕭疎望逸微微
秋風秋

老來祇愛閒卻厭雨中愚鄙無聊補外之
計元欲取於往來於懷所謂發於吾本者耳
非榮耶近日與君不見殊久世事益可笑
迎霜干醉書閒自擇之

我有如椽令無心任卷曲隨俗化用舍與
人謀誠愚蕞爾千里孫權爲爾慙何當過言廣
計苟免耳

讓許不能下推也而恭計從來難遠況今
不當龍章華郡憂患之後所應盡萬端
老不願留近便見私竟謀我是以重辱多
然吾為男子恐不能遠紙觸其威嚴故
遣書使王韋高之也論在近日故云間自
理之

欲往知何處無田里自由十年陶令羨彭澤
寧謀菓北詩和淵明歸去來兮辭憂樂中催歲月
復故山秋

夜遊德潤亭記 宋 王安石 詩也仲純

一讀取筆書數句戒家僮待明報之
也應如夢裡身欲老愁邊祇可謀長醉何須問
逝年燈火窓窓處更誦簡簡傳故人詩在眼一
讀一愛然

九日簡擇之

前年重九日君獨在中原也刑把酒仁王寺遠
誰棄范論往期今復至舊與尚能存滿丁西部
竹黃花補滿尊

富三回渡

富庵初被謫黃州棄風白雨時時隨一黃花三處

處閒詩篇半行李秋色一裘翁獨問漁村宿平
江月影空

僧世故多不快意雖有秋花未能鮮余懷
對之益益自悲酒亦不可飲也故此奉投
病眼尚一明如君之亦覆觴何此花可謂
元亨閘白容齋先生

對花空自歎有酒為誰煎寄與詩人宅應同騷
後傳慈禧標謾今日細酌記前年獨閉齋卧生
涯轉索然

容齋對菊與懌之同賦

終朝黃秋翁請句說來翁作意盤回悲論心緒
一章頻頻宜笑謔事在讀悲傷莫把行藏話盡
換自渺然注
君生憂患後對酒轉悽傷況客無生計三經看作歡無補與衰相新書無信能共醉莫
客路更注
秋熟客高頭留商來成獨醉浪意家
客意已銷可能久餘生界更傷南山徒歸鳥巷
自無微注

宣路恩孤立天公當兩眸本無當世志徒與一
官休出處補袒理飢寒舞自謀依然菊花月秋
是舊山秋

直卿尚老舊病攣之舊眼不出文酒之會
日益寂落今朝對雪憂感忽至聊題三絕

一伸部憲奉贈二首

故人多抱病我獨與誰話閉戶聽寒雪呼兒掃
凍醪入猶無旅逢天亦恩風騷今吉渾如此屢
貧孰可逃

夜坐感懷和答藏齋雪中五首春見寄

簡絶交將問愁將文字詠風光邨可喜世事不
喜饒欲去田廬歸無眠寒夜遥懸知多夫子解
飛最寂寥
明日有何喜燈花應我調不堪落脚少政奈客
愁饒黒髪豈予生畫入今思夫遥風前嘶老馬似
欲和長鳴
春和梅之學士入日見寄
南山朝有雲晴日復輕陰忽把新詩句深知故
友心春光行漸滿鳥語已難禁可但逢佳節獨

[illegible]

[illegible]識之[illegible]第[illegible]事予閱月九七日兩中仲說

[illegible]祝福書千萬[illegible]論會

[illegible]之[illegible]成非脫[illegible]書者[illegible]為公堂慶堂但我

[illegible]堂前[illegible]知今驗秘等兵第[illegible]事遇君仲門事不

[illegible]能[illegible]進前自[illegible]論中書愛書

[illegible]祝第五及之

[illegible]家若是第年[illegible]補為兄早結計必友更深同

[illegible]補前[illegible]事脫[illegible]進[illegible]前[illegible]動[illegible]計兄[illegible]兩[illegible]微[illegible]

[illegible]兄[illegible]憂[illegible]

[illegible]堂[illegible]書[illegible]家[illegible]為[illegible]事[illegible]兩[illegible]兩[illegible]兩[illegible]兩[illegible]兩[illegible]愛

[illegible]福[illegible]食[illegible]脫[illegible]進[illegible]前[illegible]人[illegible]兩[illegible]

七律

將赴客舍夜話先簡一詩謝東軒主人寓庵

天生宇宙已堪誇堂通誰言入自遲畫日縱杜
衡下夜推擒不去更投車突山在近忘朝市趨
事逃身任滅華却怕詩軍嚴禮律屢逢金谷罰
舊加

辛日之事十年來不可復言然為一詩以記後觀而非夜醉甚曉又餘醒以動高興

是日三堂諸公登清
州亭為避暑之飲

偶與漁翁借釣筇恐教鷗鳥驚朝廷神仙未
遽決熟能浸水府寒更有何人嘲一餉自
蓬萊勝會並三難維壘付子百年事不可無詩記
之歌自註一餉三難
記歌皆半日醉中語

病眼次及入韻簡擇之求和

開眼漾居不啓關翠軒閒却半簷山孤如龍鳥
長思倦疑似秋絲更快寒望有顛狂舊時無漸
成枯槁老容顏百年身世誰非寓出處悠悠
自清

再和擇之

深秋未落葉侵閑戸牖金輪一面小縱有垂華
誰共對已愁風雨欲催寒天應於我賦窮相菊
亦與人無好頻撥莖慶慎直達士莫教病眼證
長清

次擇之韻

一笑汝曹猶不滿百年吾道果終窮浮名如此
無多取造物於人豈未公自首詩書今有味明
珠薏苡久相蒙隣鷄接響還高枕門外輪蹄轉
覺忽

賤嗜何堪與同臭虛名不奈喜招仇固知造物
真多忌可愛吾生得自休中歲輒懷三日惡文
夫更有一朝憂呼牛呼馬從人指無罪無尤藉
藺仝自註與吾特別故用三日惡諱
與人無惡自相累報國有懷今未成歸計悠悠
知便得春愁潛已故難平一盃可負中宵約佳
句恐教塵俗驚如此猶堪百年盡吾曹久不要
時名

直卿將迓嶺南舊居詩以寄之用擇之韻

奔走更堪塵土裏歸來便覺野雲空百年未可

辦茲事一代有能讓此公扰上功名俱逆旅壺
中歲月爲劉仙翁秋風欲赴白蓮社魂夢頻驚南
去鴈

投紱寧須髮髮班泽名不足笑談間十年冠盖
少相識千里江山作好顏鷄黍屢同隣舍會詩
尊肯許俗人攀短懷未遣中宵惡明日誰家更
扣關

遊鳳凰巖

我醉醺醺已十分江頭風物盡輸君不妨佳句
催斜日可是歸鴻叫遠雲兒輩豈知吾輩樂今

人猶與古人羣百年此地春光裡赤壁秋風只斷魂

一歲春風得二分佳期千里又逢君江湖漠漠送孤艇今古紛紛催斷雲萬事不關青眼裏無心可入白鷗群登臨壬戌猶堪賦欲與羲仙儻有聞

遊摩巖

端月臺前從敗意廣明寺後更幽尋地藏故國應千載詩得吾曹偶一吟怒瀑自成空外響愁雲欲結日邊陰且須盃酒灑胸臆不盡與亡今

晶瀅寺

物盛即是新淮新淮千佛皆從西至來終者前人
遂大悶至今稱也似天台幡旗欲兩鳥相語老
野無情風自來翁事不管依一笑青山閑世只
逐渠

大興同年同舉之韻

青楓白石大興同舉有期當更遣細雨與人
催秋句清流伴夜吟塵機從今便可盡年計相
量莫言南日非晚看雪花飛利濟下齋林無路鑽

壬子仲冬動書于華亭盛浦心樓次東坡

韻

明使星臨無好句恐驚魚鳥駿塵前慈神動

書前蓍策倒物非郭外山江路近如環半月灘

流疾似箭寒潮高與又被催歸去未遑等生終

日閒

此行風雨甚晝晦不見故人因樂前前獨

坐清溫無所用思攀之條蘆間詩情無言

讀此詩而不知有離其人作詩意云

知已即今真不数此身在世間如浪裏白鷗飛
聊成興多謝天公留見收雨後檢舟移釣艇
江風雨豆蒲舟惜無蓑笠與鷗同

舟中對月

對月悠悠憶故人一盃叙叙更誰親遠天常風雪
滿樓夢客舟江湖寄此身當眼花神幾合古今
頭塵土足悲辛漁人舟子都無事笑對蟾華喜
喜真

韓退之牛要詩書學純盖誰得深倒公卿夢黃面
猶嗔不出軒終日掃清風酒盃數數無意逐狂憂
喜悠悠併一空身自低佪已決蒼山計閒證
成黃

禪寂夫

半世已能了人事半年悔不學神仙來松欲
為誰絶黃鳥嘴云空屋遷無猫鼠壞祖三清面
垂對客誦新篇夜來風雨添秋思尚憶山中日顛

依靈通寺舍令

未覺舟行驚岸幘已知月出見波明藏深頭聽
游魚擒勇猫客誰教短笛橫半日江湖真不分十
年蓑笠閒歪蓬一篇一瓶無匪廢此是吾家舊
法程

踈雨過江生惠韻小窗春月出孤明乾坤自笑
蜉蝣寄萬頃真同一蕾橫此日偶逢聊舉酒古
人不見只聞聲風流千載遠吾輩鄙語處言不
疲程

十月四日與擇之約論雨甲仁老擇之憑
災病辭不果獨坐有感於心終南故人偶

以菊花見寄對之自愧妻孥輒呼小鐵鉛煮
酒且酌且勸歌之不計巡醺然醉夜已再
鼓矣取紙筆書數句為詩待明寄樗之發
篋中一笑醉中書頗有所謂吾拙風氣未
句聊以戲之耳

黃翁花來接懷抱青雲入遠處追尋風從未葉
蕭二過酒許山妻淺淺斟使有兩鰲吾易足誰
將一事更相侵知君擁被寒如鐵夢不能成只
獨吟

李永元將返湖南以畫四幅求詠與樗之

同賦

我欲手栽千樹花結廬更在大江濱春風把酒待仙客暮雨觥船亦隨落地若遺世事不相放何處買山堂自斜今日劉君真似畫未知身與境俱遊

君去湖南望竹堂舍東舍北自相向畫屏空有風霜面秣花何曾塵土中寒鎖蒲二山寂寞晴陰須頃日曈曨最前雅予雙眸秀似猶孤村說與前

景愛山前楓樹林蒲蒲影落大江深一年秋色

今知此千里歸心自不禁吉木不材堂先大盧
舟重日謾浮沉幽人曳杖斜陽外雅耆白雲生
遠峯

故人滿脫能請與秖愛天涯雪落初排戶前裡
業經行投簪知有約來魚能放山海長相對未
害鹽盎亦不餘他日為尋溪上棹前籬茅屋是
君居

贈直卿

秋來為指待君回準擬茶爐一日開誰料相逢
不相見秖應攜笑亦堪哀知君論舊今何似奈

我請狂來自戴溪夜雪晴乘興去高庵燈火話談霏

龍眠中偶見翠軒饑李永元聯句一篇讀之深起感焉吾輩近日過從太疎豈比子永在故與索酒高吟用元韻

幽興發時葉不得今朝呻為洗塵盃篇年雪還無跡詩終日風雷自闔開思尺故人難數面湖南遠客幾時來生涯索寞誰料理更耐流光與老催

爾來絕不作文字暮上有禪之請時時諷

誦之餘有感於心和成三首

詩情往往猶能爾酒興時時未要辭晚商此中
聊可托豈於世事已無心青臨書帙山長近案
擁柴荊雪政深誰識微躬意清咏壯風吹日欲
西沉

寄歲闌庭運似掃故人車馬絕相求益知懷抱
終難盡更奈顏狂尚不收自分疎慵須落魄為
誰辛挽且淹留孤燈半夜清無睡已負田園黃
菊秋

自笑幾生知我懶安齋真有歲寒交一官汨沒

聊同趣二老歸來許共樂平世功名那足動前
時山水莫匪地有詩有酒還相娛看雪看花亂
往藏自註此詩落
一韻幸勿訝

重和

朝來詩句劇多感今我衰久吟難更葉歲晚懷
不負子生平維酒可論心悠悠波世久知儕寂
寂逕人今已深誰載過戴輒相問青山繞屋流
雲況

蓬頭稚子今何似萬里浦邊猶可來縱有三人
豈不惡與當新雪並難收重遊踏為最多詩意深

歌遠須愛之酒留行樂吾寧不汲汲一年光景已過秋自註曾約朱雪遊蚕頭明日又持門萬里瀬故云

夜卧聞曾來鴈字韻詩有感因和之聊寄書以寄

魂上得詩吟不輟贏驂伏櫪更長鳴夜深織月初生影山靜寒松自作聲老婢擾及明元元孺人祖酒勸卿卿莫辭來提被還高卧未覺廚中煮不平

和擇之

圖書未敢作何也彩雲生處寂寞甫萬事維丸鳥

暫得拙幕牛衣驅不能騙獨宴見雪滿門户對境懷人坐待朝裸花若為覓使如一軒風物謾蕭蕭

翠軒春晴之餘語語清秀有興拈詠前詩元不能自禁明日之約可能訂否聊用元韻呈容齋發興

轉添春氣着朝眠夢裏偏令在枕邊詩為從知興不盡見山神復座頻遷北牖耿耿君應識勝處時時我欲顛未賦歸來且行樂豈憑結語謝催鴈

癸亥二月余南歸謁舅氏於南二日到保
寧營途留十餘日每過山海勝處輒痛飲
為樂酒醒必為詩以記而亦有不暇者故
所得不多　管後學子

地迫永寧前千頃海山開捕納一頭潮意風吹雪
水如鏡近清無人禽自語客裡每為清境惜日
邊西學光故園遠音聲不去之新語愁見落暉流
遠雪

晚潮來處聽歌枕擾眠忽看洲諸生朝暮應註
事呼吸乾坤終亦有　管後學南人浮海如行馬潭

國逢春更少晴日日倘徘徊不下階聲時聽白鷗鳴

平生病眼怯遐矚尋丈之間猶分鳥過猶權一點雪山橫但覺高推實雨邊落日剩相溫空裡亦花元自紛隱几空江無成眠狼籍鐵撾只聽聞

地如飛飛將飛翼摶似箭箭不緊蓬壺雲可欲何極南來襟帶北為雄海氣作霧因成雨浪勢翻天自起風與裡如聞鳥相呼坐聞潮聲到

律我朝来翻学處一年初日照蕪菑風颭舘無
潮候上急戸雨臨岸欲傾雨後海山皆秀色春
遠禽鳥自和舞客中奇勝擬賦句平生云盡不
要名

偶一二年來頭有白毛始生之驚歲也書
堂婦常舖以視我何之戲笑蓋偶然耳
自經憂患種種見之眼昏復甚於叢日望
寺在世幾何久而士華且識以前韻
寺風雨夜人稱坐長歌之作情發為詩吟
罷有感發衷生故事以示君其謂何五

月九有八日閒再拜擇之先生
憂思紛應關已事心懷尚欲為誰寬髮毛颯颯
生秋氣風雨淒淒作曉寒萬事可能辭爛醉十
年端悔做微官邊塵雖能却湖山忽依舊塵埃自
滿冠

訪直卿

與病君今謀契濶於時我亦依遲簷十年知已
偶同此一笑相看聊自如坐久都忘刻漏盡談
間已了警鐘金人留客故多事更西平注未
見書

夜卧有懷士善承音

故人自致青雲上老我猶吟黃菊邊高蓋何堪
容陋巷酒盃終不負新篇一年秋興南山色獨
夜悲懷缺月懸旅鴈似知無伴侶數聲飛過決
霄天

前承惠詩使我懷益贊爾二久而未敢和也
時時披詠情發不能自禁因綴成章奉寄
容齋

臨風高詠七言詩歲晚襟懷兩轉依我已思歸
江海遠君今翔翥棲栖卑知有命非人力何

遂將身與酒盡送與月舖花宿最不堪秋後作
重圖

山月着人渾相憎菊花似我正依依未成清賞
然將墮欲送孤觴惜所餘幾風光真可愛故
人談笑謂相遣遊憂自倩龍驅去在與時來者
決圖

十月十七日夜余過萬庵劇飲聽詩四篇
明日顧省其前賦此詩追記其事寄萬庵
聞入蜀客遲痛飲未與時時獨聞君孟浩自能
餓我菓菊花元不受塵氣未終落景嘯山丘

喜清光入座紛更把長歌留一句醉中書寄老
去雲
殘年計活千篇裡今日君家一笑開痛飲高談
猶當與落英集月接新懽相知且盡終誰在此
樂能長可非求莫對孤燈悲感劇從前人事自
多乖
萬事問天還自笑一心與世不相諧衡門明月
從君話能有深意我愁萃處優將盡是樂年
時落魄更誰左已酣尚為黃花飲欲去君前好
自酌

人世豈知今日樂若來未減少年狂交游有幾
真能惜存沒皆虛莫更傷千古襟懷空逐落千
金意氣豪同量何曰學道金華客萬事驅除但

閉門最欲當自笑如今
[illegible]何可對新雪上病
[illegible]和答詩罷能遣

[illegible]平舟自動華生又
高明譬騎竟只應無此

江路[illegible]船先生傳盃問此月橫胸

叩舷華生死復何許賢愚俱泯然頓狂天付
與說我自樂其全擇
無世既無益一名初不期擇祥前徒夢想今日
偶成奇夜久江添潤華雲歸月欲移未宜容易
龍張燭更題詩諸
待月問牛斗繫舡蒼壁根清遊得天借擇勝地
謝公喧舫動邦伊唱江留漫浪尊華醉來莊更
甚劇飲辞鵬鷃說
惡難聲撼曉說涼雨勢兼秋簡詠修前事江山
即舊遊擇寨逢迎月入下迎待潮復去去江湖

大華吾生得自向 說

十三日

月掛奚頭嶺烟橫麻浦村歸舟潮共退 說宿鳥夜爭喧萬事堂前問茲遊得再論 擇猶宜催欵白未可負深尊 說

舟燈欲爭月說螺酒解催詩勝事還如昨吾人豈待期 擇百年應易了此樂更誰知醉罷宵將半 說顛狂付爾為 擇

十四日

昨夜月正好今朝雨更奇 擇風前看卿帝湖色

聯疎籬攜抱清難勝說天遊書可知一尊相對
盡不醉復何為 擇

章海悲公子西湖只借廬盛衰那更惟 說得失
本來虛佳境如銅待茲遊肯作離 擇三盃不成
醉落月鄉前書盧說

一名能累子說萬事終關天下首慧傳後斯人
孰更稱 擇孟真尋久寨落今古自推遷且對西湖
月說悲悲憶共年 擇

一諾終難保丁寧作報書擇能來共開口此外
更求餘月小知山迴說江明覺夜虛往時同樂

處今日且何如 擇

青衫終不補歎可無飢江海送君日說風塵失意時浮生餘幾許白首坐相離 擇 惜別須憑酒論心要借詩 說

人隨南鴈去 說 意與大江深暮雨蕭蕭過幾重細細甦 擇 別離中歲抱幽處百年心從此始寒落說悲歌自不禁 擇

吾生少儔侶與爾每同携 擇 藏魚月皎皎棊局雨凄凄詩酒輒相記 說 風塵期不迷歲寒湖海約何日是幽棲 擇

近山日落雨如洗歸艇潮平風與驅得句遲時
孟不放 說 行雲斷處月徘徊教俗物敗新興
稍喜滄江優老夫 擇 君自清狂渾似舊我於嘉
事未曾迂 說
記得秋風繫船時 說 三人詩酒共佳期如今夜
月登高處一笑江山即舊知 擇 餘興豈隨狂歲
盡歸心更帶去帆馳斷鴈寒雲頻相喪 說 獨立
蒼茫有所思 擇
滄江欲雨歸帆疾落日無風斷鴈高 擇 嘉辛行
雲兼遠水清遊把酒更持螯與興恐被兒曹笑

說意得真成一也真談鮮罷懲懲都不省夜窓聽
夢盤寒濤擇
月影吟侵湖影動鷗聲聽雜鴈聲高金元宿雪
閒歸稽說寂寞汝行沒早濤十月重來猶是歲
一尊相屬更吾曾擇聽使奚奴發清彈輸君酌
無着禪毫說
朝日初飛水氣澄說羣帆欲上海潮增故人已
有歸來約秦嶺終須一再登擇王成重逢喜天
幸東坡千載笑吾曾從知俯仰成今古八十翁
尋缺力能說

十五日

一盃相屬我當歌醉後清詩子最多擇落日散雲明見海惡風吹月迴生波說三人共對終誰感是歲重逢奈脫何擇為報玉堂今學士向來

蘇事自東坡李永

海口落暉餘匹練風前逝艇沒輕鳧說清江首受俗人汙高興不須明月俱擇詩詩思雲縈善

蘇蕭蕭白雨散尊罍歲下撥琴聲更壯說和難

詩復和鳴鳴擇

我還不如子田園歸興長非選風雨夜更憶水

寄舒嘯共泛楊花舫同倚玉簫簡他時待明月
北樂章相思澤

先祖考奉列大夫行交河縣監朴公府君行狀

公諱秀林字榮甫舊諱益慶尚道高靈縣人遠祖諱之順在麗朝以征討江西功起家為大將軍大將軍生諱秀華秀華生諱暹僉書麗朝崇暹生諱允晶承奉郎通禮門舍人舍人生諱敬正順大夫判宗簿寺事於公為高祖判事生諱思讓通直郎校圖正郎知春州事於公為曾祖春州生諱原厚中直大夫內贈吏曹於公為祖考

子生諱持以通德郎行請河縣監告病居家以
終性抗直廉介不能容人之過嘗為合浦兵馬
都事一箇不煩郡邑馬鞍勒絕唯以繩索繫之
舊例營中盜獄所獲節度使與都事分取之每
校獄谷陳于廳事前遂成獘事至公獨曰寧呈
于節使不可呈于我節使初亦愧謝國初職田
之制不立為戶部者例自擇國田納其稅公為
佐郎一無所取同寮頗自戢是公顯考配曰恭
人安氏籍竹山戶曹判書諱仲者之女文貞公
諱克仁之孫僉書諱祉卿之曾孫是公顯妣

歲己亥正月日生公公益仕應西部令終支而
縣監階奉列大夫　成宗朝以議親賜原從功
臣號成化甲午壽五十六以病卒實四月十三
日也諸子以禮奉柩于陽智縣治南金谷村之
原實庚申六月日也公性沉毅嚴格不言而人
自畏諸子女雖幼必教以禮法閨門之間截然
如朝廷久滯小官居其仕必廉謹在交而時未
嘗去外用官物常取家儲以給衙用交而本幾
喪號難治而公處之裕如也世業在高靈顧饒
公諱孝公性以落拓揖友生遊智異山入南靈

祭禮供宴樂幾盡公略不介意入服其量天性
善孝以喪考以至誠事安氏及安氏即世奉其
喪歸葬靈先塋服三年畢以事祖白川農野未
及還而辛聞公之訃一門皆曰天道無知孝子
亦未得壽嗚呼痛哉間不及事先祖者及事先
祖孰讓氏譚氏當教諸子及孫曰汝曹能以汝
父汝祖之心為心則祚代之門其庶幾矣姑氏
之喪諸姊妹分遺財無一介及於汝父汝父處
之怡然人亦無間言吾三歲失母及長嫁送之
事皆自達之分或不如己意當默以為吉以試

其意汝父默然怒曰吾當以卿為賢今乃不賢耶父母之恩與天罔極顧不念生養之勤劬而忍以此為歉耶自今觀之世之人以財貨藏獲不顧父母不恤兄弟者多未有如汝父汝祖之為心者也汝曾能以汝父汝祖之心為心則吾朴氏之門不其庶幾乎韓氏即公之配也籍清州曾祖諱方信前朝封西原府院君祖諱佺本朝贈兵曹判書考諱季復贈議政府左贊成母廬氏前朝密直司事諱延秀女朴氏白天將軍以下皆以一子承緒至諱河公有三子一女至

公又有三子四女內外孫曾孫高孫男女并一百有餘人公沉靜自守不汲汲於權勢故官不至顯仕雖畜陰德以遺後人嘗曰蛙縮遠去至今日本支繁衍內外成門豈非公之所遺耶亦豈知公之所遺甚大愈遠而愈發耶男長諱始孫從仕郎先公早卒次諱彦孫行司勇次諱聘孫通訓大夫前水原判官女長適高敞縣監李宜簡次適兵曹參判李陸封貞夫人次適全山君李壽男封貞夫人次適忠勳府都事權佑從仕郎女某官趙致中女生二男長諱義陵參奉次諱

司勇司勇娶某官李孌女生三男幾女男長諱
次讀次幼女長適鄭俊德次適出公望餘在室
判官娶濟用監直長李汶女生一男三女男閒
前弘文館修撰女長適生員安處誠次適金錫
胤次在室高畯生二男四女男長詮四山監役
次蓁生員女長適奉事尹暄次適上護軍李諱
次適羅孟聃次適鄭世賢參判生三男二女男
長曉漢城府判官次驗司果次葉進士女長適
監察安邦彥次適竹山縣監南敬都事生一男
二女男愚司直女長適奉事李綱次適尹享孫

側室有一女適忠贊衛徐俊生男女幾人

先祖妣令人韓氏行狀

夫人姓韓氏系出清州高祖諱某某官曾祖諱
右信前朝輸忠秉義協贊功臣重大匡政堂文
學謚文毅大提學知春秋館事西原府院君祖
諱仲本朝贈正憲大夫兵曹判書考諱李復通
政大夫吉阜郡事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右贊成
妣廉氏貞敬夫人前朝奉翊大夫密直司事無
司憲府大司憲右文館大提學諱延秀之女以
己亥二月日生夫人生三歲廉氏亡養于外王

安某氏外家諸伯姑咸奇愛之以為後必為賢婦人雖婢僕亦皆敬畏王母以女功教諸孫女夫人時甚幼能循其教無違諸孫女雖年長未有如夫人者九歲王母亡及笄歸于我祖考文河府君府君諱秀林階至奉列大夫官至文河縣監府君之考曰通德郎清河縣監諱特祖考曰中直大夫內贍寺諱原厚曾祖考曰通直郎恩國正郎知春州事諱思誠妣曰安氏卢曾判書諱仲孝安夫人之初來也舅甚愛重溫動有禮則清河府君聆其言喜曰此婦必興吾門

而君性嚴謂子婦無可意者得夫人甚敬重每
曰吾婦吾婦府君能知大體常語夫人曰吾死
能事爾姑乎夫人敬受命曰唯夫人之來三歲
而君亡夫人事姑氏益敬以孝事君子承其志
周慈應接賓族撫使奴婢皆稱情合禮自夫人
之來朴氏之孝益聞朴氏之門益重交河公遊
宦四方顧親老未嘗一日安賴夫人顧自解夫
人能順適起居不失其時甘旨必手自和羹羹
未必手自斟酌夫人在則姑氏安夫人出則姑
氏不安贊成公之志夫人留廣州數月姑氏頼

悲頼曰不見吾婦幾不能生及歸復如初在交河時姑氏卒中暑氣息絶公號擗不省事夫人親抱姑氏不釋口灌湯藥之得復蘇夫人事姑氏幾四十年訖無怠容宗黨之言孝婦者皆歸夫人姑氏每祝曰願吾子吾婦子孫千億介壽嵩年多福多慶益又益延臨幸之日亦然姑氏殁時壽九十三又四歲而交河公即世識者皆曰以夫人之孝率不受其報耶後二十七歲而夫人即世享年八十有三親見孫曾孫高孫内外百有餘人於是識者又曰天道之報施庶不僭

守為善者可以自勸夫人性端嚴沉重聰敏靜一於事理豁然無所碍教子以義方教女以婦則待兒孫雖極慈愛有不可必嗷責至不見改而後已嘗教閭曰朴氏貴族以清白相稽爾其庶幾無忝爾先汝為不義吾雖死靈其不知乎琅琅之訓在耳如平日不覺涕泗之交頤也夫人於　安順王后從大姑行內宴受命之入賜坐一品命婦上甚見優寵子孫衆盛各自成家餽獻不絕于門對之輒流涕曰吾與而翁幸勤立門戶而翁不幸早世而吾獨享此其何能自

惠耶雖微物必先奠于廟月朔及望必行奠因
歎幾其來享耶文河公清河公之季子朴氏先
世之廟爲大宗予孫散落中外夫人於家祀請
河以上三世遷神月諱日題紙爲位而祭祀必
誠必潔前一日終夕不寐親具饌惟謹雖年踰
八旬猶不廢諸子進曰子女不必儳嫌皆具夫
人又年高何至自苦夫人曰婦人之職唯在中
饋余其敢忽耶且汝父平日非吾手所具未嘗
下箸勗余其敢忘耶公有賤息女在高靈公卒後
夫人取而嫁之恩比己出待贅成公諸孫一如

同胄一門孀之夫人雖喜老精神不衰治門戶事無以倦朴氏自清河以上墳塋皆在高靈又世業所在事須有經紀者在辛酉秋九月命我家君以往家君亟以違定省辭夫人固責以義家君臨行戒予閒曰吾行不淹旬以返汝其視甘旨之奉閒惟憩頓不慧不能起居適飲食藥餌不知大故之及於此將閒之罪惡通天天故降之罰歟天不可問鬼神幽遠號叫莫莫欲死無所夫人以是年九月甲午即世越十月壬申葬府子陽智治南仝谷村之原與交河公塋兆

至時而異原臨哭痛哉夫人有三子四女孫子始孫次子孫孫次女孫公陡之配先夫人享餘具于先祖考行狀弘治十四年十二月日孫宣教郎前弘文館修撰知制誥兼經遑檢討官春秋館記事官閻謹承嚴君之命撰行狀

具衛高靈朴閒再拜弘文館應教南君士華學士執事閒雖不肖側聞先聖賢遺訓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忠孝要非二事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閒得乘于朝名敗身辱顧於二者何居中夜思念

不能不介于懷痛念先祖考在甲午歲即世先祖妣又於今年棄背俱未遑於隧中之文以導諸幽日月其遒恒惧失墜閒既不能有以顯吾先而又使懿德懿行泯沒不章則罪又重焉故敢頻請靴事靴事傳垂務期無使閒重襲戾于天則不勝幸甚謹錄行狀于左閒再拜應教學士靴事

亡室高靈申氏行狀

閒白亡室宜入姓申氏系高靈有高靈府院君諱叔舟事 世宗文宗世祖睿宗成宗燕山

贈左贊成左議政左理功臣位議政府領議政李
諡文忠配享　成宗朝建生子諱珊為成吉通
觀察使死於丁亥之亂　朝廷褒贈議政府左贊
成生諱用漑前牟令由承政院都承旨贈領
議政諡清道永軍諱其長女也娩容山朴氏令諡
貞敬府左贊成維外王父也適以成化己亥正月
日生始生而育于外家幼英英端潔嬉戲之事
皆合女儀稍成公賢之愛若親子癸丑之春吉
年十五歸于閒生於嬰孺之孩而無驕惰之容
入於舅姑之門而盡禮敬之嘗與閒居妹侍親

之興作怡然言笑夫婦怡然和樂父母喜悅之兩家親聞雖貧幸第丁巳歲分產以居自奴紅之重以重堊堊牆室廬內外吾無不治皆妥曲詳盡歐嫌儀狄不如禮嚴加訶禁上下截然閨內肅然閒非但性本賦賴以君之賢於家事過如也時聞內外王母俱無恙君具時鮮以供饋沒若不及內王母韓氏聞範甚高知人若神並語於人曰吾孫婦賢矣我外王母李氏令尚康強詔閒白汝生之時吾年及六十豈知今日受汝婦之養耶閒不自檢束過人詩酒為樂不曾問有

無君極力營辦務悅其意猶恐違有所施與亦樂為之從家雖貧不使閭知也平居相與約曰安得與君共挽鹿車歸鄉村結廬上承父母下撫兒孫以遂百年之樂耶君輒欣然曰是吾意也若夫山水之賞吾其辦也故閭得官君不喜失官君不戚情義誠有合於閭也夫人誰不資內輔者若閭之愚實有加焉今年二月閭南行謁舅氏於保寧之營三月之旬聞君之疾疾驅而還則疾已深矣君視我不能言我亦淚流欲拭不可久而言曰來何遲耶幾不及面訣矣然

豈料一朝奄忽乎病亟乎為書遺閭諸妹以兒
託為託且云生不能孝於舅姑願來為不孝病
今不救奈何吾死之後視此書如視我也書畢
令閭讀而聽之聽畢長歎臨絶顧閭曰好在好
在吾今逝矣精神之不爽如此君生六兒長兒
寅亮始九歲而長者咸癡有奇質隨嚴於儋兩
不食肉今三年嘗疾為肉汁以遺輒却之後雖
菜羹亦未肯飲也次兒大椿始八歲次兒大鵬
生二歲而夭次女女順始五歲次女女恒始三
歲次兒同叔生未三月閭與君俱亥年而兒生

亦爲故名生而妍妙君義之病中歎曰吾兒甚佳能見其長成其終不能乎君卒之日三月十六日癸未也葬之日五月初七日壬申也痛矣哉伉儷之義大矣生則偕老死則偕逝猶不能無憾自癸丑至今歲星亦未周也百年之計其止於斯而已予縱未能偕老偕逝猶更延一二十年以見男娶女歸庶亦可矣咏咏者皆在襁褓君獨棄而不顧重貽我父母之憂皆闇之不肖有以致之君其如命何卜其宅兆得於先祖考交河府君塋域之下實陽智縣南金谷村之

原也晉君於左盧其右以待闇之逆為合塹之
親庶幾骨肉同歸于土少慰我無窮之思也嗚
傷吾人於人世之樂若此其奄忽而平日之行
又掩而不章則逝者何恨生者獨可忍耶古人
云奚不得韓君銘猶無奚也閨奚婦顧兄吾士
羊一語幸謹奉狀以請不宣

故嘉善大夫工曹參判兼五衛都摠府副
摠管安公行狀

曾祖從約通政大夫海州牧使
祖玖通訓大夫判軍資監事

考知開嘉善大夫全州府尹

本貫順興府今屬慶尚道豐基郡

安氏之先出順興其顯自文成公始文成諱珦當高麗盛際以文章事業致位僉議中贊憂庠序道衰人才無所養納祿餘資置錢以贍學又於中朝求先聖賢畫像及祭器樂器以來學之頒而復振公功是賴從祀文廟越今來慶文成之後至公九世蟬冕為時聞家曰千器大司憲曰牧曰元崇晉政堂文學曰瓊入我朝為開城留後曰知歸全州府尹此其最顯者也公諱瑚字彙

府尹公胤子也妣朴氏封尚州夫人外王父以
昌有名　世宗朝以刑曹參判終公之生器宇
有異府尹公撫之曰吾家八世皆用科舉顯以
清儉傳此子其不墜世業乎既冠中己卯進士
府尹公卒　光廟錄其後補公司宰監參奉成
化丙戌取第二名及第拜藝文館奉教春秋館
記事官例陞長興庫主簿　上親策儒臣公
文入等賜一級　成廟二年庚寅以司憲府監
察充書狀官朝聖節子燕還改司饔院判官出
佐平安觀察幕為節事會昌城有火灾寺生罷

公以朝命留鎮用司憲府時平召還改戶曹正
郎徙吏曹未幾選議政府檢詳因陞舍人知製
教遷司宰監副正除司諫院司諫移司導寺副
正又徙司宰監幸丑夏承傳之金羅道視耕秋
往忠清道踏驗災傷後二年連徙暎之累遷宣
醞掌樂僕正預修軍籍丁未入弘文館為直
提學俄陞堂上官為副提學階通政大夫弘治
戊申改司諫院大司諫移掌謙院判決事以承
政院左副承旨左遷僉知中樞府事尋拜兵曹
參知充管押使朝燕還拜禮曹參議與大臣李

克增等襍大興續錄再為大司諫左遷僉知中樞府事甲寅出為全州府尹有疾今上命遣醫藥調視乃異恩也考論還朝拜刑禮兩曹參議出為黃海道觀察使入拜兵曹參知掌隸院判決事復以司諫院大司諫左遷僉知中樞府事改禮曹參議癸亥九月御書公名為工曹參判階言嘉善大夫公四朝舊臣勞閥甚備為堂上官不遷秩者九十七年朝議多以沉滯為公恨至是聞者相慶以為上誠知臣也是年十二月十九日以病卒于第享年六十七訃聞命官賻祭

如禮公資稟醇義器度寬裕加以簡嚴笑語不苟平居竟日端坐衣裳不皺其與人接則藹然和氣也少而入仕孜孜奉公雖小官卑職夙夜不懈事無巨細維務合義不以人言輕為是非唯吾所守也優為臺諫不矯不激隨事進戒聽者皆服其為大司諫也院中紛然言語相侵咎執已見終不可合則遂伏閤相駁公獨不動有命召問始以實對其得體類此其為全州也寬不至縱威有所制夙興夜寐以民事為念春秋鄉射教以禮讓城中為小庠擇人為師

使未寇者聚學多所成就州多士夫公鍊有老親者時餽惠以魚酒民與於孝焉瘐或曰何不罪主者公笑曰其可以畜罪人孝及其還也裝載如其始往人服其清惟公父子繼為此州惟清惟簡愛存于民州之父老至今歌之公性無所喜惟喜酒杯每遇宗黨賓友談笑為樂不知日之夕也其自言曰吾無喜事亦無怒事無欲上人無欲毀人亦無欲教人故年纔七十氣力不衰頎髮如漆嗚呼昔所謂長者非公其人歟公為於孝友尚尹公之卒諸弟皆幼公經營斂

娶卒以成立季弟官未達早歿公與諸弟分子
女以養門庭之內兄弟之間和樂歡歡終始若
一士大夫家取以為法公臨絕促具冠帶命酌
酒公飲夫人飲通子姪小兒長笑良久曰人生
七十古來稀命把筆欲為書與其弟忠清道觀
察使訣卒未果觀察公拜請齊衰朝廷以故無
此例不許觀察公謹深於次為三公夫人金氏
考諱哲鈞與農圃簿無子以觀察公第二子慶
善為後登丁巳科為兵曹佐郎前娶崔氏生一
男一女後娶宋氏將以甲子二月二十七日葬

于廣州望月洞之原進勿菽尉龍驤衛司果知
制敎朴間謹狀

祭金仁老文

維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九月朔甲子越七日
庚午高靈朴間謹以清酌鹿果之奠祭于亡友
仁老之靈曰始我幼時寓陋而蒙不齒長者在
儕輩中往往有聞仁老之名及遊儒庠所聞益
驚心竊願交而不一逢藉寐思之有鬱於胸丙
辰之秋衰然首擧薾華謂如達于王所余亦旅
進隨君之後望見其顏知德之厚卿士大夫无

在擯紳翕翕稱道咸曰斯人可試以劇亦庶以
稚無徃不可何取何捨攄于郎署付以史輸或
革或否有條有貫輸林諸公縮手享成置之玉
堂衆莫與爭余時忝竊為君下窓其氣方銳強
聒當路二人或晉嗔惛不自省君獨肯許我助我
警衆懷有疑於君為證群議方紛一辭而定進
必危言袖益諫草豈無他人與我同好同對于
吏維一無貳捨拳在身慷慨抗志中夜相就搔
手語心吾忠不昧天聽孔臨我遂譴罷君亦左
移我寓中原君朝京師追寄一句鴨江之決君

還之日余同安孝文纔過君月色在門萬里之與一笑而論是冬十月前望一夕更約擇之佩酒往適擇之病報余亦貶意獨酌有詩相不示其後通之新命下逐儻屋僑居與君對扃搞孝夜和君来枝慫君呼我釀我亦有搞故入偈偕今夜景樂秉燭痛飲安用杯杓余醉鼾聽君戒鷄鳴豈以私廢堂中之評一歡雲散徂春不見余遭家患悲慶展轉四月維夏健身唯已扶護妻喪奔走百里乞銘於南其文嘐奇擇之許我倩寫燒龔君時抱病強起搞管寞寞九原蔑

解兗懇棄事而返君疾未痊屢以病告朝莫肯還君在爲臺紀綱不亂陛前讜論左右驚歎斯入雖病寧投外職優游調護尚冀勉輸忠逺論所歸王恩殊異居寵若驚如奔失據我往候君七月之初喜復雖羸精神自如念子方壯勿驚有喜寧知旬日遽判生死始聞訃疑非實語徑赴客齋相對惻楚嗟君平日不事贏餘衣盧數楹妻孥與居客至無位倚門之翁中心所安嘗莫以變衆雖依依發婦子子戴念後事若舊欵裂天道與善蓋非真然獨於吾輩何酷新編粹

然之顧溫然之談耳若相忘眞眼若相參寃結於懷想發於夢一盃酹魂已焉祝慟烏呼哀哉尚饗

仁老名行記

成廟在宥急人才重學校優饒寬條擇人爲師長以待四方士四方之士雲集澤宮咸自奮厲相觀爲善其仰而慕之強而附之猶恐不吾收者皆曰仁老上之踐阼求士第二科得君爲壯元自公卿以下高其才敬其名願與之遊而不敢與之抑者皆曰金君其殁也知者傷之不知

郎銓曹以君文學宜居侍從米鹽非所處薦除
弘文館校理未幾陞副應教君外和以容內剛
以斷發言侃侃臨事斬斬聞善如恐不能接見
惡如恐不及去其性然也館中每言事取群議
入各頗忌持同異君一言折之不以浮辭撓故
欲言者倚君為重嘗與同列疏沿邊築城利害
語侵首議者衆問之俄釋不問已又言事忤宰
相或罷或左貶君左貶為承文院校勘隨聖節
使質華語予燕還入司憲府為掌令陞對援比

經典證據今昔明白剴切不為文雖無益語語
皆聲上聽老宰相聞者相顧竊歎曰真臺官退
嘖嘖語子弟不休會以病未入對者有日上問
曰近何不見金某久欵請離不許賜告給藥以
間即起供職銓曹欲令君久在憲臺庶朝廷紀
綱張振仍陞執義病再辭允其請然謂君不當
外除以弘文館直提學遷之以藝文館應教兼
之應教選也非將執文柄者莫宜居君釋褐纔
八年九遷為今官宰相位可指日取而素恬
退恥榮進每一遷官輒不懌于懷又以病辭臺

職不外授而內遷欲辭之病固竟不能以終夫
名者士之所趨也仕宦者人之所榮也彼雖不
來吾將力而求況其自來而求避拳推君之心
豈非千百人而一乎君居甚貧簽仕皆薄清要
至三品官不作一箇產業所居先人之廬僅容
妻子而已無垣墻之限宵容之位尚能為其弟
弟辦資裝娶婦不失時人稱之至是殆無所庇
喪無所具斂藏之費皆出於朋友君於是乎為
益賢也君自正月遘疾沉淹不痊至八月甲辰
卒九月乙酉葬其地實高陽治之東大慈山之

下系南里之原去通判官府君塋十許步生三
十五年弘治十六年癸亥也其配宗室女父曰
金丁明山副守有男五人女一人女未及笄幾
年男大者始十一歲姆負之哭於位吊客益傷
之閒君之榜下及第也其官弘文也余為修撰
其左遷也余亦罷故最為知君君頗簡靜見之
若不可接而與人居言笑豐仁使聽之忘倦或
把酒論今古肓懷曠然無芥蔕畛域真性情君
子也
黃白行非不修也世非不用也而年獨莫之與

也將誰先其先天乎

嗚呼名譽之不揚朋友之過也仁老之爲其名泯無傳焉則豈非吾輩之罪耶吾之爲此文非敢必其傳於後世而其知仁老亦不過一二爲是以畫之有知仁老者繼而書之書之而不已則仁老之事庶乎畫而其傳者

庚寅遂謄兩紙一以遺宜春南君士華一以遺德水李君擇之二君皆仁老之友也弘治癸亥冬十月日高靈朴閭書

Property of the Library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朴君仲說被害之三年冬 上卽位贈承政院
都承旨明年丁卯春三月某甲其家人以禮葬
于陽智縣之東金谷村之原夫人墓之右自營
及人德水李氏狀詣哭之哀不能文又有媿焉以
狀之不肖罪積痛則旋及大酷不卽死亡既練
君之妹壻尹寧安慶誠誠之抵狀曰仲說之葬
已三年矣無誌墓無碣仲說之友子與南君士
華在碣文惟士華托予宜誌之敢以請狀辭以
不能旦不可繼又自念曰若於仲說其生一歲

以兰居同里學同業志又同當又同官又同里
朝夕未嘗不相同平生庶以為知己臨哆若之
不肖宜死也又而今幸後之若又默默使伸說
之志之行不大彰徹而一朝奄然先朝露則是
負仲說於冥冥之中其又忍諳於是焉強以書
言不暇文其辭朴令追而納諸壙以告諸當旦
令後世知若行罪云君諱閻高靈人十世祖之顯
仕高麗用武功至大將軍其後世繼有名位不
絕曾大父持浦河縣監大父秀林交河縣監考
諱孫令漢城府判官父慶州李氏濟用監直長

玖之女君於成化己亥某月某甲生顏秀異常
神骨透澈眉眼如畫堂之若不似塵世中人四
歲而知讀書八歲略解大義十五而能文章今
吏曹判書藝文館大提學申公用漑見而奇之
歸以妻弘治乙卯舉進士丙辰擢文第年十八
矣君學裕而藝成以童年取科第如引手拾地
芥而猶足之心絕寧中驕矜之容言笑舒自視
常懷懇懇也時朝廷擇文學之士賜休暇讀書
于龍山之讀書堂君實應膺其選與奇溪洪彦忠
亘鼎同在賜告日天寒連名上封事論時政十餘

然相議剏切事雖不施行士林洽然稱之隨手
敘復實筆訓于中朝中朝人以君年少易之及
見君作詩而曰奇才奇才君自登第即補承文院
權知未幾還入弘文館為正字四遷至修撰在
經筵者三年既然以遺補為己任遇事有不可
必爭竟言之不少避燕山主顧憚之雖宰相亦
不悅也館員嘗論西邊等城不利怵權臣意被
譴君時省親于外及還朝聞之即其日陳其不
可閉狀疏剏日三四上語皆激烈人人所畏諱
者君獨為之盡論前日不止在列咸恐君奮曰

禍福者天也吾無如彼何而臣道之所當盡者
忠也盡吾道以得禍亦非所懼爭之愈力主意
允其請直聲振朝廷然不悅者滋衆君又與同
列上疏極詆柳子光陰邪之狀且論成俊李克
均阿庇子光不正議為貢國俊克均大怒詣朝
堂請問又屬目於君構以他事君與同列皆下
獄嶽官承風鍛鍊幾不測君獨以直對坐罷職
自是已知不為流俗所容遂放意山水間以文
酒為樂窮日夜不休醉輒把筆為文章皆出入
意表若有物來相之者縱橫揮闔金聲玉振一

倡而三嘆有三百篇之遺音宜春南衆士華當
嘖嘖曰其天才也吾東方來無此作久矣君於
書無所不讀聰明強記上下古今尚論人物氣
節之高下事業之醇駁文章之正變以至禮文
之損益風俗之異同周徧普博若取諸左右而
不少失聽之每使人爽然又善於料量衆人所
難處而不能決者率然問之而君應答如響施
之無不當其可哭亥春以散官帶掌職甲子春
知製教非其志也黽勉供職甚不樂每嘆曰安
得山水寬閑之地卜宅一區墾田數頃農圃其

中日與村老往來結酒社優游猖狂以終吾餘
齒乎是時國昏滋甚清明之士殆不得自全夏
四月君竄配東巢縣慶尚道之極裔也將行與
符訣曰噫吾無返期矣子亦必不久於朝若從
我於南者幸甚既已符累又出竄而以道里之
隔絶竟不得相聞嗚呼天運之廣耶造物者之
忍耶使斯人也而生斯時不自免從上帝於茫茫
號哭無所君就配未百日追繫京獄掠酷至
辛就刑是年六月之十五日也臨死神色不變
仰天笑若再而已痛矣哉天耶地耶寧有是耶

家籍並被舉設鋼子男不得留止京師錄嘗所與交游者各杖配遠地痛矣哉天耶地耶為善之禍一至於是耶君孩提而學弱冠而成處心正持已簡事父母以色養待諸妹以睦妻子和室門之內融融然怡悅與朋友交信而不苟見人善若已有之其不善者恐將染焉又不喜紛華於聲色泊如也居第在南山下名其軒曰艮翠四壁惟圖書嗚呼世之論者率以君為文章之士而豈知君之所得於已者又如是卓犖拳拳然一時能知君文章者亦鮮矣而稍稍知貴之

後世亦必有因是而知其所得者矣夫人申氏亦高靈人賢而有內行克承君德先君一歲卒南士華誌其奚生四男二女男曰寅亮今十五歲幼有奇相君嘗曰此兒必有成曰大椿今十四歲曰大鵬天曰同叔今七歲女曰某今十二歲曰某今十歲今年嘗正德己巳銘曰

哀哉仲說生不淑兮燥身為善神莫福兮君在靈貴能永玉兮學以為己善自牧兮寬仁佩禮蹈義蹻兮潛如伯如遺外慾兮年宜幼弱德則就兮大科奮庸進兮

危言正色樂忠告兮有逢之鏤戴莫觸予君曰
不然諂諛孱予頷頤權門衆趨伏予君發其奸
抗疏積予何負於朝繫牢獄予入二其行君愈
篤予自我捐之又而縮予仿佯優游樂自足予
虺嗜與墳夜又風兮高抱歎華追軒頡兮下窮
三代遠季叔兮六經之正罹而暴兮百家之長
兮馥郁兮包括旁羅靡不畜兮停為文章揚穆
穆兮山之玉嶽水四瀆兮龍鱗天行絕凡俗兮
空花現相駭衆矚兮才患其多禍之逐兮二六
曾昧乾宂鞠兮金朱混糴俊雋傑兮妻予鉤淪

澤九嶷兮哀哉仲說胡不穀兮淑人早逝處
獨兮重以寓遷南海曲兮毒霧冥冥旦墊溼兮
魑魅滿羣呀虺噬兮狂狌猩猩麟麚觜鵰集
剌天嘯鳳鵠兮哀哉仲說將且謁兮時耶命耶
及桂梧兮東市日迫天地覆兮仰空哥笑神色
甫兮哀哉仲說逢此毒兮爲埋魚腹喬獨鹿兮
漢室昏亂湯禮陸兮古豈無之君景酷兮毒止
二十又才六兮天胡忍斯不少贖兮使之反覆
生亦僇兮維死無愧榮衰服兮　聖神興治枯
以肉兮爵命追加完紀錄兮錄以新衣魂氣復

兮父母恩啼子樂兮何以樂重譯金谷兮婦
左夫右君先卜兮友人李行裏以爲兮倫生既
多顏則愈于湖海之遊遊莫續兮哀曷有極徒
爾爾兮文以銘之非爲請兮哀我仲說安齋屋
兮

軒翠抱